



00002

禮堂經說

禮堂經說卷上

福州陳喬樞

周禮一獻三酬當一豆合於儀禮壹獻酬之數

說

攷工記梓人云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

而三酬則一豆矣鄭注觚豆字聲之誤觚當為觶豆當

為斗賈疏引許氏爵制今韓詩說一升曰爵二升曰觚

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古周禮說亦與之同謹

按周禮一獻三酬當一豆卽觚二升不滿豆矣鄭駁之

云觶字角旁著辰汝頰之間師讀所作今禮角旁單古

禮堂經說

上

書或作角旁氏角旁氏則與觚字相近學者多聞觚寡

聞紙寫此書亂之而作觚耳又南郡太守馬季長說一

獻而三酬則一豆豆當為斗與一爵三觶相應家大人

曰禮器正義引異義云古周禮說爵一升觚二升二當

為三正義所載乃傳寫之誤梓人明言觚三升是其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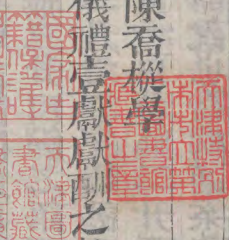
證賈疏引異義而云古周禮說亦與韓詩說同此賈約

異義而誤非許書原文古周禮說無三升曰觶之語不

得與韓詩說同蓋賈所見異義觚三升之三字已譌為

二矣許君謹按曰周禮一獻三酬當一豆若觚二升不

滿一豆此許君從周禮說以辨韓詩說也喬樞謹案許



君爵制從古周禮說則以一獻三酬當一豆爲以一升  
獻以三升酬者當亦古周禮說如此鄭君參攷禮經酬  
之禮皆用觶辨觶觚相涉之誤定梓人觚當爲觶又據  
馬氏說改豆爲斗謂與一爵三觶相應然則馬氏以前  
無爲此說者矣陳氏禮書曰鄭氏釋梓人謂觶當爲觶  
其說是也然梓人曰一獻而三酬者獻以一升酬以三  
升并而計之爲四升四升爲豆豆雖非飲器其計數則  
然鄭氏改豆爲斗誤也近儒江氏周禮疑義舉要以豆  
爲斗當如舊說江云若論獻酬正禮賓止得一獻而酬  
酒不舉何有四升如以主人受酢一爵  
酬賓一觶得四升矣而又不得爲獻不知記文通前後  
大概言之謂得一獻三酬耳非必謂獻酬正禮也酬酒

禮堂經說

上

二

不舉而後有旅酬無  
算爵則宜有三酬矣戴氏攷工記補注則不改豆字與  
禮書同戴云其曰一獻而三酬者爵一升  
以之獻觶三升以之酬蒙上省文程氏通藝錄

亦云豆字不誤謂此言造飲器之法非言飲酒之禮程

記文明以一豆肉陪一豆酒攷之文義似不當有譌字  
江先生謂通前後概言之則宜有三酬是有數矣豈得  
云無算乎余謂凡造器必量人之所受以爲節今以中  
人飲四升之量分其一升以制爵而以爲飲器分其三  
升以制觶而以爲酬器  
正得多寡適中之數耳今按戴程二君並從禮書審矣

但程氏謂是言造器之法非言飲酒之禮則亦未爲得  
也梓人明云獻酬何得謂非言飲酒禮喬樅攷儀禮士  
冠禮云乃醴賓以壹獻之禮注言壹獻者獻酢酬賓主  
人各兩爵而禮成按賓兩爵謂獻飲一爵而酬飲一觶

主人兩爵謂酢飲一爵而酬飲一觶也然主人之酢酒若有介酢者則酢酒不止一爵今梓人言獻酬非言酢酬知一爵一觶但就賓客而言不指主人言之也又攷鄉飲酒鄉射並行一獻之禮者壹獻之禮始於獻而成於酬賓介衆賓各得一獻一酬焉自獻賓以訖旅酬皆是也間有不同者主人酬賓之觶賓奠而不舉至獻衆賓畢復一人舉觶于賓而賓以酬主人此則賓主相饗行壹獻常禮者所無耳旅酬既徧一獻之禮已終其有徹俎之後行無算爵乃所謂禮終而宴不在壹獻禮內也請據而言之鄉飲酒記曰獻用爵其他用觶鄉射記

禮堂經說

上

三

同此卽梓人所言獻以爵而酬以觶者也鄉飲酒禮迎賓拜至主人取爵于篚實爵獻賓賓拜受坐卒爵此主人獻賓而賓飲一爵也賓實爵酢主人畢主人實觶酬賓賓奠觶于薦東則賓雖受酬而未飲矣主人又實爵獻介介拜受坐卒爵此主人獻介而介飲一爵也介洗爵授主人主人酌酢畢又實爵獻衆賓衆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立卒爵授主人爵衆賓獻則不拜受爵此主人獻衆賓而衆賓各飲一爵也衆賓不酢主人鄉射無介則衆賓之長一人酢既畢獻主人以虛爵降奠于篚而獻賓之爵遂不復用焉於是一人舉觶于賓賓受奠

饌于其所舉饌者降是賓仍受饌而未飲也至正歌告備旅酬方起賓乃取俎西之饌階上酬主人卒饌實之授主人饌揖復席此賓酬主人而飲一饌以爲旅酬之始也主人以所受賓酬之饌西階上酬介如賓酬主人之禮主人揖復席司正升相旅曰某子受酬受酬者自介右此介受主人酬而飲一饌以酬衆賓之長也衆賓長又以所受介酬之饌酬衆賓皆如賓酬主人之禮衆受酬者受自左辯卒受者以虛饌降奠于筐此衆賓以次行酬而各飲一饌也至是旅酬事畢而壹獻之禮終矣賓若有遵者諸公大夫則既一人舉饌乃入主人

禮堂經說

上

四

獻遵者遵者皆飲一爵鄉射禮云遵酢主人鄉射無介其旅酬也賓酬主人主人酬遵者遵酬衆賓然則鄉飲酒禮若有遵者當主人酬介介酬遵者遵酬衆賓也賓介遵者及衆賓並獻爵之外不多一爵酬饌之外不多一饌壹獻之禮但飲一爵一饌此其明徵矣雖然向者主人酬賓賓所以奠而不舉者何也曰鄉飲之禮有一人舉饌于賓與賓酬主人之節旅酬自賓始若飲主人酬饌之酒至旅酬時又自飲一饌以酬主人則賓得二饌與壹獻禮賓飲一爵一饌者不合此所以奠而不舉也且如特牲饋食禮主人酬賓後兄弟弟子但舉饌于

長兄弟無舉觶于賓而當旅酬時賓仍舉主人所酬之  
觶以酬長兄弟則知此酬爵不舉者亦爲後之有舉觶  
于賓耳夫其所以舉觶于賓者何也爲賓酬主人之故  
也主人酬賓本以導賓之飲賓不得卽以主人酬賓之  
酒又導主人故必使一人舉觶而賓以之酬主人焉非  
然者則亦無賓酬主人之節特牲饋食不舉觶于賓故  
主人酬賓而賓不酬主人是其驗已然主人前既自飲  
酬賓至旅酬又受賓酬之觶飲以酬介者此鄉飲禮重  
非尋常飲酒可比故旅酬之時賓不卽以酬介必先以  
酬主人且使主人得自酬介以與爲禮鄉射雖無介主  
禮堂經說

上

五

人亦酬遵者或長賓蓋皆禮之特隆者若持牲饋食之  
旅酬則賓直以酬長兄弟可知壹獻禮記注疏當禮司人酬賓後  
賓皆不酬主人若有介則賓以酬介若有衆賓則賓亦  
以酬衆賓無則賓飲卒觶遂奠之獻一酬一而禮終矣  
或謂旅酬非壹獻獻酬之正禮者不知記云主人之贊  
者西面北上不與注言贊者謂主人之屬不與謂不獻  
酒又云無算爵然後與注言燕乃及之是不與獻酒者  
亦不與旅酬與無算爵之皆與者異安見旅酬非爲壹  
獻獻酬之正禮哉且記上文云旣旅士不入注言後正  
禮也旣旅則將燕矣此明旅酬後正禮已畢故士不入

益見至無算爵乃非正禮其自旅酬以前皆壹獻獻酬  
正禮也若非正禮則贊者亦何不可與之有哉其經云  
遵者既一人舉觶乃入注亦謂不干主人正禮者此專  
就主人獻賓言之遵者本爲觀禮而來不在賓介衆賓  
之數倘使早入當先衆賓獻之以鄉射言酬遵在衆賓先可見是干主  
人獻賓之正禮故鄭云然耳壹獻之禮備獻酢酬而始  
成若主人酬賓時特主人先自飲一觶賓尙未飲酬酒  
何言正禮已成耶鄉飲獻酬之外有但飲一爵而無酬  
觶者則工與笙是有但飲一觶而無獻爵者則司正是  
蓋飲酒常禮不盡用樂又不立司正則此衆工之獻特

禮堂經說

上

六

爲重樂司正之飲特爲相旅皆異於賓客正禮故不備  
獻酬之數耳準鄉飲之禮推之則士冠禮言醴賓以壹  
獻之禮贊者皆與贊冠者爲介當主人實爵獻賓賓拜  
受坐卒爵洗盥酌以酢主人主人卒爵又實觶飲以酬  
賓賓受觶奠于其所主人實爵獻介介拜受卒爵亦酢  
主人知介有酢主人者以鄉飲酒戒賓速賓介亦如之與此文宿賓并宿贊冠者相例知介亦有酢主  
也洗授主人爵主人酌酢卒爵又實爵獻衆贊者衆贊  
者卒爵授主人爵獻畢賓舉主人酬觶之酒飲以酬贊  
冠者贊冠者酬衆贊者辯卒受者奠之賓出下文歸賓  
俎注云一獻之禮有薦有俎亦與飲射同但不以賓燕



則無庶羞又推之士昏禮舅饗送者以一獻之禮亦與此同特不立介耳他若舅姑共饗婦以壹獻之禮奠酬婿見婦父母主人醴以壹獻之禮奠酬其皆獻以爵而酬以觶飲一爵一觶而禮成可知也鄭氏釋鄉飲酒之酬爵不舉爲君子不盡人之歡以全交也以士昏之言奠酬者明正禮成不復舉凡酬酒皆奠于薦左不舉其燕則更使人舉爵案曲禮此語本泛論交迨何嘗明指飲酒之禮而言鄭引以釋鄉飲之酬爵不舉本非禮意今婦於舅姑婿於婦父母又豈可以飲酒之奠酬不舉者例之其饗婦饗婿並云奠酬者謂婦受酬卒觶奠之禮堂經說

上

七

而禮成遂降婿亦受酬卒觶奠之而禮成遂出耳非謂受酬奠之而不飲也蓋此舅姑共饗婦以壹獻之禮故舅獻而姑薦婦卒爵酢舅更爵自薦姑又實觶酬婦舅則酢飲一爵姑則酬飲一觶婦則受獻受酬共飲一爵一觶若婿見主人醴以壹獻之禮者亦婦之父母共饗之知者以記言主婦薦與饗婦言姑薦同當主人獻婿婿酢主人又主婦酬婿實觶卒飲更釀酌以酬之婿受獻受酬亦共飲一爵一觶而謂舅獻則婦飲姑獻則婦不飲主人獻則婿飲主婦酬則婿不飲有是理哉再攷之小雅匏葉之詩亦言行壹獻之禮者左傳昭元年云趙孟賦匏葉穆叔

知其欲一獻其明驗也其二章曰酌言獻之箋云禮不下庶人庶人依士禮立賓主爲酌名其四章曰酌言醕之箋云主人既牽酢爵又酌自飲卒爵復酌進賓猶今俗之勸酒按箋不言酬爵以觶然注儀禮言酬皆用觶則雖庶人酬爵亦皆以觶也此詩未獻之前先言嘗之既酬之後不言宴之則壹獻之禮但飲一爵一觶信矣又左傳云乃用一獻趙孟爲客禮終乃宴尤可證壹獻禮成之後固有或宴或不宴者而無算爵在於脫屣升坐後少儀曰堂上無既燕則有之無算爵既爲燕時所行與獻酬禮無涉斷在壹獻禮終之外矣據此則壹獻禮堂經說

上

八

之禮賓皆飲酒一爵一觶爵受一升觶受三升獻酬二者共四升成一豆之數與梓人言一獻三酬當一豆相合豆之不當改字斯亦足以明矣鄭君不從古周禮說以二三就升數爲言而依馬氏讀改豆爲斗謂三酬爲三飲酬觶攷之禮經既無顯據江氏乃欲合旅酬與無算爵附會其說不知旅酬既飲一觶但餘二觶燕時既云無算又豈能以一觶限之程氏雖知江說之非而不辨梓人所言卽壹獻獻酬之禮使明夫壹獻之禮皆獻一而酬一而又何疑於梓人之說也哉

小司徒九夫爲井司馬法夫三爲屋屋三爲井立法異同說

周禮小司徒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司馬法曰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小司徒以四數之積至甸而爲六十四井司馬法以十數之積至成而爲百井二法雖不同其實一也小司徒注云九夫爲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此制小司徒經之匠人爲之溝洫相包乃成宋人誤解鄭義而以旁加之夫爲禮堂經說

上

九

專治溝洫之人使不出稅失之殊甚王與之著周官訂義不能辨正謂是鄭注本解而駁其說陳氏傅良亦然不知鄭解并不若是也近儒王西莊周禮軍賦說引小司徒文以鄭注旁加爲專治溝之人程氏通藝錄作小司徒井牧甸旁加一里爲一成圖以三十六井包六十四井之外爲百井之田皆沿宋人誤解案夫之名有二其連夫家爲文者則指人也其從田制而言如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則指地也九夫爲井疏云一井之內地有九夫是已鄭所云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者謂一成百井其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之地以爲溝洫

何嘗指人言之雖然宋人之誤解蓋因疏云旁加一里使治溝洫不出稅也不知疏之言此者對注出田稅之文明田有稅而溝洫不稅耳注云夫三爲屋屋具也一井之中三屋九夫三三相具出賦稅共治溝也此特解屋字爲具之義疏云治溝洫者皆不出稅獨言治洫者據外而言其實治溝亦不出稅總在六十四井之內以洫言之矣此則就溝洫之地言之不然注言三屋九夫出賦稅共治溝疏言治溝洫者皆不出稅是顯然與注相戾斷無此例倘治溝洫者指人言之當云總在百井之內不當云總在六十四井之內將以治溝者爲出稅

則治洫治澮皆不稅而治洫者何得獨有稅乎將以治溝者爲不出稅則九夫爲井井間有溝旣共治溝則是一井之中並無一出稅之夫又焉得有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稅者哉且鄭明言共治溝則推之洫澮皆當共治之安得專有治洫治澮之夫所謂甸方八里旁加一里者計六十四井之田方八里其旁加有一里縱橫合之爲方十里卽畝間之畝田首之遂井間之溝成間之洫積六十四井算之加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之地鄭於成發之者以整數爲算法耳成但言洫者以成始有洫言洫則畎遂與溝可知也柰何以旁加一里

在一甸之外而其夫專治溝洫乎匠人之法一成一洫其成之一面近洫者使之治洫猶可言也其成之三面距洫已遠獨此四旁三十六井使之越數里之地往來治洫豈所以便民者哉然一成之地猶小也至同方百里其旁面距澮之遠或數十里或百里其對面距澮之遠皆百里獨使四旁十里越百里之地專任往來治澮有是理耶攷小司徒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以作田役注謂役爲功力之事小司徒又曰凡起徒役毋過家人竊以洫澮之事正所謂功力之役如三夫共一遂九夫共一溝遂溝小而易故但一井共脩之洫與澮廣而禮堂經說

謬也今案司馬法有成方十里出長轂一乘之文亦有  
甸方八里出長轂一乘之文論語注引司馬法井十爲  
通通十爲成成出兵車一乘此與匠人數合者也左傳  
服注引司馬法四邑爲丘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  
轂一乘此與小司徒數合者也是知據夫地言之則爲  
一成所出據井田言之則爲一甸所出二者相通故各  
據一焉匠人爲溝洫曰成曰同益見方十里方百里者  
爲包溝洫之地也匠人注云方十里爲成成中容一甸  
甸方八里若其餘里亦有夫井何以但言容一甸乎又  
云方百里爲同同容四都六十四成變甸言成者明一  
禮堂經說  
上  
十一

甸卽一成也不言百成而言六十四成者明一同雖百  
成而實但有六十四成之田也謂旁加一里旁加十里  
非溝洫之地而何哉溝洫廣深之度起於畎說文畎水  
小流也廣尺深尺謂之畎陸德明釋文引司馬法隴上  
曰畎隴中曰畎畎者田間水道之始有畎而後有隴有  
隴而後有畎故曰隴上曰畎兩隴之間則畎故曰隴中  
曰畎也今卽畎遂溝洫之地算之一夫百畎畎廣尺長  
終畎每六畎而當一畎地則六夫之畎當一夫之地甸  
六十四井得十井三分井之二爲九十六夫畎之水入  
於遂遂在田首廣一尺三夫而共一遂遂長終井其當

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稅也以成之三十六井治澮計之六十四甸得二千三百四井二萬七百三十六夫皆爲溝澮之地故鄭云二千三百四井二萬七百三十六夫治澮也鄭又言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澮者以上文所算無治澮之地恐人不知以溝澮之地爲井澮在內故言此以別之明治澮之地在三千六百井之中不在治澮地內也此三千六百井者卽王制所謂山陵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二分去一者也鄭不言者方詳井田溝澮之制故從略耳今案同方百里提封萬井其中甸之地方六十四里爲四千九十六井溝澮之地方四十八里爲二千三百四井合爲方八十里六千四百井其餘三千六百井山川城邑三分去一者爲三千三百三十三井有奇其餘井以之治澮與澮上之道然後溝涂備而井田成故曰井田之法備於一同也然則小司徒與司馬立法之同可知已小司徒言井牧之法而溝澮之法詳於匠人司馬法自六尺爲步至屋三爲井言夫畝之數自井十爲通至同方百里言土地之數無有異也鄭氏恐人不明故引匠人溝澮之制而證以司馬法之文如此

又案程氏通藝錄考匠人遂人溝澮異同其說甚長而

引司馬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十爲終終十爲同以井間有溝成間有洫爲十溝共一洫同間有澮爲十洫共一澮作匠人溝洫澮川之圖十溝之水咸入於洫十洫之水咸入於澮仍以十爲數竊謂不然司馬法井十通十成十終十之文統言土地之數耳其實井邑邱甸縣都之法皆積四成八成容一甸甸六十四井方八里縱橫數之皆八井八八爲六十四井也同容四都六十四成爲四千九十六井積六十四甸之數縱橫數之皆八甸甸在中亦八八爲六十四成也則其溝洫之制自當從井法而八井共一溝成爲八溝八溝之水皆注之洫

禮堂經說

上

五

八成共一洫洫長終同同爲八洫八洫之水咸注之澮方爲合制故匠人文但言井間成間同與遂人制異也知匠遂溝洫之異則不當仍倣遂人之意以十爲數程氏蓋沿舊解之誤以三十六井爲田畝故意其有十井百井之田而爲此解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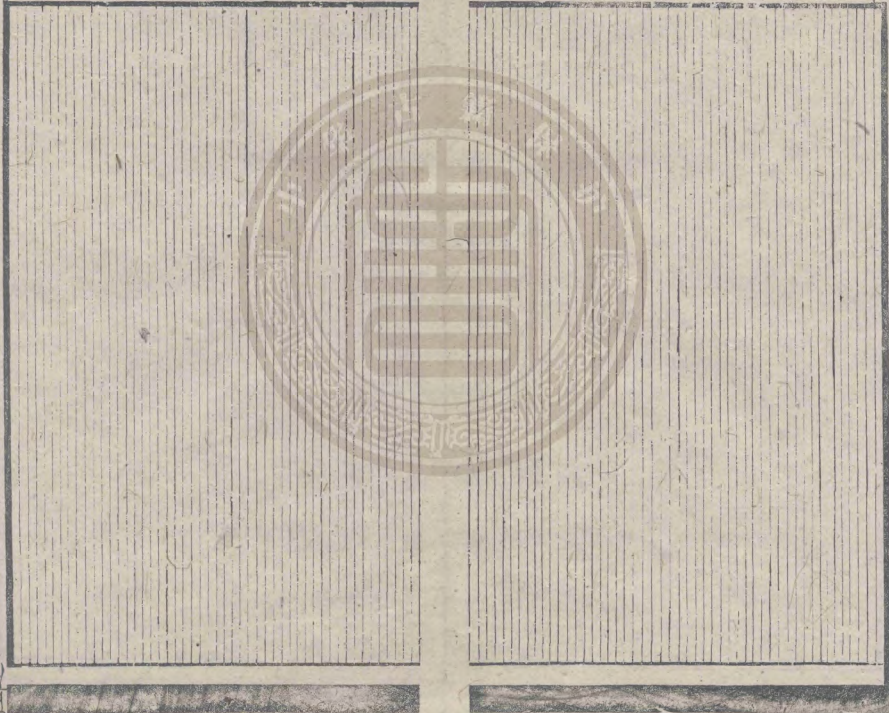


以東畝之圖

畝

一夫百畝為百畝圖

一畝廣六尺長百步一畝廣尺  
長終畝今圖以空行為畝以墨線  
為畝



右圖其東畝如此東畝者畝縱畝縱而遂橫溝則又縱  
則又橫溝則又縱南畝者畝橫畝橫而遂縱溝則又橫  
則又縱溝則又橫互觀可見故後圖為南畝

去

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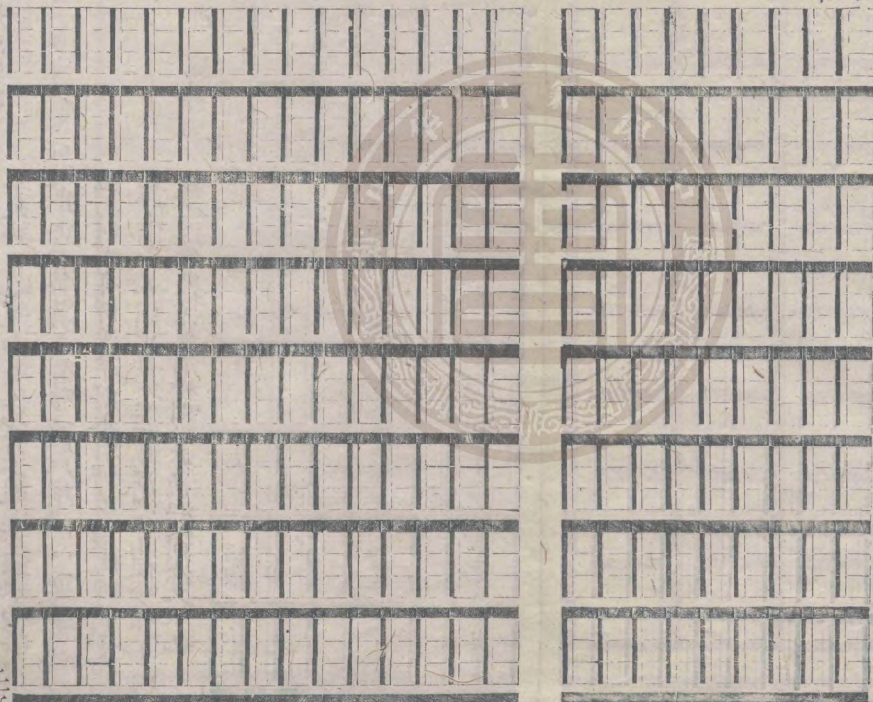
井地溝洫圖

此圖見成方十里中容一甸六十四井之田一井九夫  
三夫共一遂遂上有徑一井三遂遂受畝水而注溝  
八井共一溝溝上有畛一成八溝溝受遂水而注之  
洫雨則水有所洩旱則水有所蓄廣之至一同而五溝  
五涂備矣。今圖中每方容百畝溝洫作一徑畛作一以  
識之遂縱則徑亦縱溝橫則畛亦橫洫縱則涂又縱也

徑遂

夫  
溝  
遂

以 南 畝 之 圖



洫 涂

上 志



萬乘千乘考

漢書刑法志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草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又云一封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草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爲千乘之國許君五經異義天子萬乘諸侯千乘大夫百乘坊記疏援之云此大判言之尊卑相十之義其間委曲細別不同也案萬乘之稱起於戰國古無稱天子爲萬乘之主者周禮大司馬凡制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天子稱六軍而已不稱萬乘也孟子萬乘之國趙岐注云萬乘

禮堂經說

上

九

兵車萬乘謂天子也蓋据班氏之說然孟子之意對梁惠王而發非指天子言之千乘之家如當日齊之陳氏晉之四卿皆是耳齊人伐燕云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明就齊燕言之萬乘者極言兵車之多何嘗以稱天子乎案小司徒注引司馬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二百家草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二千家草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萬井三萬家草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班氏之說蓋本司馬法而推之然一同出車百乘者非古司馬法也今以小司徒井邑邱甸

縣都之法較之同容四都六十四成成一甸六十四井  
爲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四千八百六十四夫司馬法三  
萬家之數合於小司徒是其中井邑邱甸之制同矣然  
邱乘之賦一同出兵車六十四乘士卒四千八百人司  
馬法則通爲匹馬同出百乘而士徒又僅三千人何也  
攷史記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  
其中是有述古司馬兵法者亦有穰苴所作者如論語  
鄭注所引司馬法成出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  
二人左傳服注引司馬法四邱爲甸甸出長轂一乘馬  
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其述周禮  
禮堂經說

上

千

軍制者也小司徒注所引司馬法之文其中井邑邱甸  
同於周制而車徒之賦則損益之增車三十六乘減卒  
千八百人三分其衆甲士居一步卒居二非周之舊賦  
故曰三十家出匹馬與十六井出戎馬一匹文異也三  
百家草車一乘與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文又異也不  
可據此而算古天子畿方千里之賦矣且班氏所云提  
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者此開阡陌之後但以  
山澤城郭三分去一無復溝洫可除盡地爲田乃有此  
賦又不可以秦漢田制爲古天子畿內六千四百甸之  
賦矣古者天子六軍之衆則千乘也王國百同之賦則

六千四百乘也萬乘之主何以稱焉坊記曰制國不過千乘過千乘者獨天子而已不及千乘者小國是也論語曰道千乘之國馬融注云司馬法成出兵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三百十六里有畸惟公侯之封乃能容之其三百十六里之數與漢志同今攷周禮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封公者獨王者之後耳千乘之國自當以侯國爲斷方四百里者爲方百里者十六以同方百里容六十四成計之千成居地十六同以同六十四乘計之十六同爲千二十四乘言千乘者舉成數也且以示不過耳若方三百十六里有奇者爲方百里者十同之地僅六百四十乘以解千乘之國其說非也千乘之賦足立六軍而大國三軍者蓋長轂甲兵戈楯皆每甸之民同共此物千乘者闔境所出五百乘者常征所用五百乘以守四竟五百乘以制三軍車出於甸衆出於鄉周禮鄉師凡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無出車之文是大國之五百乘常在國中也鄉遂出師更番迭休故立三軍而已王國六千四百乘用其半當二千二百乘而但用千乘立六軍者示有制也惟采芑詩云其車三千鄭云兵車一乘甲兵三人步

卒七十二人宣王承亂羨卒盡起蓋三千乘之衆爲六軍者二六遂軍法同於六鄉合鄉遂正卒爲六軍者二不足三千乘之衆故知羨卒盡起也至春秋時兵法稍變軍賦漸增鄭用徒兵楚爲乘廣魯作丘甲晉賦州兵齊桓長勺之役曰吾兵尚少吾參圍之安能圍我脩兵於國同甲十萬車五千乘則其兵制之增益於古不僅倍徙矣然而計地出車之法猶有可得而攷者管子小匡篇齊地方三百六十里有教士三萬人車八百乘計方三百六十里之地爲方百里者十三內少四成之地當出車八百廿八乘八百乘亦舉成數耳三軍之士當三萬七

禮堂經說

上

三

千五百人而但三萬者八百乘之賦用其半爲四百乘士卒適用三萬人故以萬人爲軍是八百乘爲計地出車之法管仲勸桓公脩於政勿脩於兵所作軍政蓋與周禮同制者也齊地居十同有三而當日五千乘爲三倍之賦是其舊賦有千二百五十乘則一同之地已出車百乘矣公子無虧戍衛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是一乘之衆已甲士十人矣穰苴車徒之法蓋本於此非古司馬法也左氏傳曰魯賦八百乘亦計地出車之法魯頌張美僖公曰公車千乘然言公徒三萬而已是國內所出其實但有八百乘用其半則四百乘徒適三萬

也然作邱甲之後三甸而益一甸之賦增二百餘乘故紅之大蒐自根牟至於商衛草車千乘多於常制矣左傳又云晉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案周書作雒解千里百縣縣有四郡則一縣猶一同耳四十九縣爲方七百里出車三千一百三十六乘而有四千九百乘者亦同出兵車百乘增常制也平邱之會治兵於邾南草車四千乘侯國出兵之多未有過於此者其下傳云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也是爲合竟皆起矣然猶未有萬乘之賦也至於戰國大國七而已其帶甲者皆數十萬也兵車多者十萬乘少者亦數萬乘故

禮堂經說

上

三

稱萬乘之國班氏以萬乘爲古天子之稱又以千乘爲一封十萬井所出誤矣司馬法文有不同鄭注小司徒引司馬法軍賦當用注論語所引之文方合周之舊制不當引同出百乘士卒三千之文賈疏見其多少之數不同妄謂畿內之制異於邦國邦國則甲士少而步卒多畿內則甲士多而步卒少若然周禮六軍之制當言六萬人而何以有七萬五千人乎若何休之注公羊傳云聖人制井田之法十井共出兵車一乘包咸論語注亦云古者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其說之謬又不待辨而明矣



九擗辨

周官大祝辨九擗家大人曰九擗下云以享佑祭祀則此九擗皆當就祭祀時言之前人辨者多矣諸所說者或未盡合又多與祭祀之拜無涉非也喬樞謹案稽首頓首空首三者爲一類拜之常者也振動吉拜凶拜三者爲一類拜之變者也奇拜肅拜褒拜三者爲一類拜之權乎輕重者也荀子曰平衡曰拜下衡曰謁首下衡之敬重於平衡頓首之文次於謁首然則平衡之拜卽頓首之拜也空首鄭氏以爲拜手案空當讀若控控引也引頭至手而已不頓首也振動者杜子春曰振讀爲

禮堂經說

上

三

振鐸之振動讀爲哀慟之慟案記曰稽顙觸地無容哀之至也記又曰拜謁顙哀戚之至隱也謁顙隱之甚也然則振動之拜謁顙之謂也記又曰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逸奔喪禮曰凡拜吉喪皆尚左手注云尙左手吉拜也吉喪故吉拜然則凶拜爲尙右手矣奇拜猶特拜也此拜中之異者褒拜鄭大夫讀褒爲報此答拜中之異者肅拜則男子之揖婦人之拜皆是左傳三肅使者而退介者不拜揖之而已記曰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是婦人常拜爲肅拜也祭祀之拜天子諸侯不可得而詳今以大夫士祭祀攷之少牢饋

食禮宿尸主人再拜誦首祝主再拜誦首受嘏再拜誦首特牲饋食亦如之又嗣舉奠再拜誦首此稽首之拜也其餘凡言拜言再拜言三拜者皆頓首之拜也頓首之用最多故獨得拜名也空首之拜拜於席上者也少牢饋食禮主人獻祝設席南面祝拜于席上坐受案拜有降席有不降席有司徹云尸降筵北面于西楹西坐牽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此降筵者也又云主婦獻尸尸拜于筵上受此不降筵者也降筵拜當頓首若拜於筵上則空首鄭氏解祝拜於席上以爲室中迫狹然司宮設對席四人饗饗答主人拜皆反取舉注云言反者拜時或去其席在東者西面拜在西者南面拜則室中之拜有去席者矣祝之拜於席上豈爲室中迫狹故哉有司徹之尸拜於筵上是堂中之拜有不去席者豈可以堂中迫狹言之然則席上之拜必異於去席之拜明矣知拜於席上爲空首者筵席之前有內羞有庶羞以及豆籩則席上迫狹故其拜但引首至手而不頓首也又案尸在室中皆拜於筵上而但空首少牢饋食禮尸升筵祝主人皆拜妥尸尸答拜此亦拜於筵上空首之拜也又若主人醕尸尸之拜受尸醕主人尸之答主人拜尸命祝嘏尸之答主人拜及主婦獻尸尸之拜受答

拜賓長獻尸尸之拜受答拜既無降筵之文又無興坐之語自妥尸尸遂坐至利成而後尸設則尸所謂拜者皆爲拜於筵上空首之拜也經獨於祝言拜于席上者以別養之去席拜也由主人獻祝推之則主婦獻祝賓長獻祝祝拜坐受爵亦皆拜於席上而用空首可知矣又案有司徹主婦酌致于主人主人筵上拜受爵此主人空首之拜也三獻酌致主人主人拜受爵三獻東楹東北面答拜注云賓拜於東楹東以主人拜受於席就之是亦主人空首之拜也若上賓獻尸獻侑尸侑皆已就筵則尸侑受爵奠爵卒爵之拜並於筵上空首又若

禮堂經說

上

主

尸降筵受三獻爵酌以酢之三獻西楹西北面拜受爵尸在其右以授之尸升筵南面答拜借非筵上之拜異於降筵則尸此時固將酬主人于阼階上何用特升筵答三獻之拜耶拜於筵上之必爲空首也益昭然矣蓋祭以神事尸尸尊故拜皆空首祝以詔尸獻祝之時亦尊祝也故祝亦拜於席上僎尸之時尸尊稍降故與主人則降筵爲禮而於主婦上賓亦但空首而已侑以輔尸亦尊故於主婦上賓亦但空首而已主人於主婦賓長有時空首者亦尊故也賈氏疏謂君答臣拜爲空首然矣又案士虞禮賓出主人送拜稽顙者此振動也其

主人獻祝獻佐食之拜則以凶拜也其餘兄弟之拜則以吉拜也奇拜者案少牢饋食禮暮者二人興出上幕止主人受上幕爵酌以醋于戶內西面坐奠爵拜祭酒啐酒上幕親啐主人興奠爵拜執爵興卒爵拜上幕卽上佐食也前上佐食不成禮於室中今上幕獨止當戶位尊故主人自酢又特拜之是此拜亦爲奇拜也又如有司徹衆賓長升拜受爵注云言衆賓長拜則其餘不拜此衆賓長之拜亦奇拜也尸出侑從主人拜送尸拜侑與長賓亦如之衆賓從注云從者不拜送也則此拜長賓者亦奇拜矣衰拜者案少牢饋食云暮者奠爵皆

禮堂經說

上

三七

拜主人答一拜此衰拜也有司徹主人拜衆賓于門東三拜衆賓門東北面皆答一拜亦衰拜也特牲饋食主人三拜衆賓衆賓答再拜然則有司徹云答一拜者避國君也特牲士卑故無嫌耳是皆衰拜也有司徹又云主人降洗升獻私人于阼階上拜于下升受主人答其長拜此與主人於其羣私人不答拜者異則亦衰拜矣凡此者或四奠皆拜而主人答一拜以報之或主人三拜而衆賓答一拜再拜以報之或私人拜下而主答其長拜以報之皆與常答拜之禮不同故曰衰拜也若有司徹主人揖尸侑特牲饋食旅酬賓揖執祭以降又揖

復位則所謂肅拜是也至主婦內賓內兄弟之拜此又  
婦人之肅拜者已

禮堂經說

上

三



婦人之肅拜者已

婦人之肅拜者已

衿衵二字辨

說文衣部衿元服也从衣衿聲段氏注說文改衿爲衿  
从衣勻聲別以衿字釋爲禪衣喬樞謹案段說非也說  
文夕部衿稠髮也从人夕聲詩曰衿髮如雲鬢衿或从  
影眞聲毛詩君子偕老傳云鬢黑髮也毛詩皆古文本  
作衿髮據說文所引可證左傳昭二十六年云有君子  
白皙鬢鬢眉釋文鬢黑也二十八年云生女鬢黑疏云  
鬢黑髮多長而黑美之貌也衿訓稠髮兼有黑義故元  
服亦曰衿衣从衿爲聲亦取衿爲黑義也玉篇衣部亦  
云衿元服也又單也衿衣雖兼訓單衣而本義實爲元  
禮堂經說

上

无

服又禮記月令孟冬之月乘元路注今月令曰乘軫路  
似當爲衿字之誤也正義曰軫是車之後材路皆有軫  
何得云乘軫路此軫字當衣旁著衿衿是元色故以今  
月令軫字似當爲衿字錯誤據此則知今月令實作軫  
字鄭君乃改軫爲衿非改衿爲衿段氏注說文引今月  
令易軫爲衿引鄭君注竟易衿爲衿未免勇於自信矣  
閒居賦服振振以齊元李善注引說文曰衿元服也案  
說文釋衿字當云戎服也玉篇衣部曰衿戎服也廣韻  
十八諄衿戎衣也可證李善所據說文本有脫誤蓋說  
文衿字列衿字之前衿衿形近轉寫於衿下脫去戎服

之訓而誤合衿下之元服爲一故形聲則約而訓則元服也如鼎部黨鬮二字相似轉寫亦脫其一其形聲則

黨而其義則鬮也今本說文作衿元服不誤而約字則

佚矣

今本作衿或是二徐所校正也

然則豈得據李善所見誤本說文

以改不誤之字哉左傳僖五年云均服振振注戎事上下同服釋文均如字同也字書作約音同國語晉語亦作均服振振韋昭曰均同也戎服君臣同均約蓋古今字左傳國語本皆古文故作均漢人則多用約字漢書律囹志五行志兩引並作約服振振此其驗也均之从衣作約訓爲戎服者朝祭之服弁冕君臣上下各有服

禮堂經說

上

三

章而戎事則通服韋弁服故字書以約訓戎服義取君臣上下服之皆同也坊記曰君與異姓同車不同服注言惟在軍同服是已其淮南子齊俗訓云尸祝約袷漢書王莽傳云莽約袷服諸言約者皆以色繫之則非戎服不得單言約服矣

又案左傳均服振振或謂皆衣裳同色者此不然也周

禮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注云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

裳小雅采芣箋云天子之服韋弁服朱衣裳也此王之

戎服也雜問志釋左傳韎韋之跗注云以淺赤韋爲弁

又以爲衣而素裳也此卿大夫之戎服也聘禮君使卿

韋弁歸養餼注云其服蓋韎布以爲衣而素裳此所異於戎服者特以韎布爲之而不用韎弁耳要皆爲素裳也任氏子田云韋弁服惟天子朱裳卿大夫皆素裳與元端天子朱裳大夫素裳同鄭志答趙商以王之韋弁皮弁皆素裳白爲或未定之說也見弁服釋例今案屨人爲赤烏黑烏無爲白爲其素屨又有爲鹵去飾者是雖天子之皮弁服亦無以定其爲素裳白烏鄭援士冠禮之素積白屨以準天子豈其然乎左傳成二年鞏之戰逢丑父與君易位齊侯以免此足爲戎事君臣同服明證然則韋弁服自非天子雖侯國之君亦與其臣同服素

禮堂經說

上

三

裳矣又閒居賦注引左傳云衿服振振服虔曰衿服黑服也與周禮司几筵疏云左傳均服振振賈服杜君等皆爲均均同也不合臧氏謂是服注讀均爲衿云衿服黑服也見經義雜記然據司服注云韋弁服以韎韋爲之今

時伍伯緹衣是古兵服之遺制又玉藻注云緹赤黃之間色所謂韎也是周人戎衣不爲黑服矣蓋古者兵服從其所尙服色夏尙黑殷尙白周尙赤故周人兵服以韎韋爲之也但吳語載吳王爲方陳中軍皆白裳白旂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左軍赤裳赤旂丹甲赤羽之矰望之如火右軍元裳元旂黑甲烏羽之矰望之如墨



是兵服有兼用三代者所尚者此後之諸侯變改周制耳至秦始皇自以爲水德衣服旄旌節旗皆上黑故漢儒遂謂戎事服黑特據以解童謠之衿服爲黑服究無以見其然也漢制兵服復用緹衣者漢與周同尚赤故也又蔡邕獨斷云衿紺繒也吳都賦注云衿皁服也紺色近赤皁色近黑此并引伸假借之義非衿字本訓矣一說周禮司几筵設紛純先鄭司農云純讀爲均服之均純緣也玉篇衿下又訓純也衿下又訓緣也緣乃緣之譌字內司服緣衣譌作緣衣注云緣字之誤也邶風詩綠衣箋云緣當作緣故作緣轉作緣字之誤也此其

禮堂經說

上

三

顯證先鄭讀純爲均是均純音通矣儀禮士冠士昏衿古文皆爲均是衿均字通矣玉篇以衿訓緣以衿訓純衿卽均也純亦緣也是衿衿義通矣緣純之訓雖非衿衿二字本義然古人字旣通假則義亦得通借竊謂士冠禮之兄弟畢衿元士昏禮之女從者畢衿元注並釋衿爲同其義非是士喪禮陳襲服有祿衣注云黑衣裳赤緣之謂之祿祿之言緣也古文祿爲緣士冠禮注釋元云元衣元裳也然則此衿元卽祿衣衿字當訓爲緣謂元衣裳之有赤緣之者非同元之謂也士昏禮女次純衣纁衿注云純衣絲衣女從者畢衿元則此衣亦元

矣褂亦緣也姆纒笄宵衣注云宵讀爲素衣朱綃之綃  
姆亦元衣以綃爲領因以爲名且相別耳賈疏言純衣  
卽祿衣綃衣是祿衣以綃爲領者女從者畢袵元皆是  
祿衣也今案女從者畢袵元袵亦當訓爲緣謂皆衣祿  
衣之有纒緣之者非如注上下同元之謂也婦人之服  
不殊裳則但言元已該衣裳之色又何必特言同元耶  
且男子婦人皆有祿衣士昏禮之袵元爲祿衣亦可斷  
士冠禮之袵元爲祿衣矣禮記雜記云子羔之襲稅衣  
纒褂曾子曰不襲婦服注云丈夫而以纒爲之緣非也  
然則男子之祿衣皆以赤祿之婦人之緣衣皆以纒緣  
禮堂經說 上 三

之有正色間色之別耳士昏禮上文云從者畢元端注  
云畢猶皆也畢元端與畢袵元文義皆一例也

藻率鞞鞞解

左氏桓二年傳藻率鞞鞞杜預註云藻率以韋爲之所  
以藉玉也王五采公侯伯三采子男二采鞞佩刀削上  
飾鞞下飾謹案藻率鞞鞞當各爲一物杜說非也周官  
典瑞云玉瑞玉器設其服飾注服飾服玉之飾謂藻藉  
下文纁藉注云纁有五采文所以薦玉用韋衣而畫之  
鄭司農云纁讀如藻率之藻是以典瑞之纁爲卽左傳  
之藻也聘禮記圭纁注古文纁或作藻今文作璪是儀  
禮之纁與左傳之藻同物也

大圭纁五采五就朱白蒼

就朱白蒼蒲壁穀壁纁二采再就朱綠皆以每采爲一

就就匝也瑑圭璋壁琮纁二采一就朱綠皆合二采爲

禮堂經說 上 言

一就隆殺之義也聘禮記及贊大行言三采六等戴氏  
東原謂五采五就重之則十等三采三就重之則六等  
合就與等言 之乃全耳春秋繁露曰主天法商玉厚九分白藻五

絲主地法夏玉厚八分白藻四絲主天法質玉厚七分  
白藻三絲主地法文玉厚六分白藻二絲惠氏半農禮  
說以白藻爲藻地白而加采殆非也聘禮記曰所以朝  
天子圭與纁皆九寸問諸侯纁八寸皆元纁是纁地上  
以元下以纁其非以白爲地也明甚說家以元纁指繫  
組言之然聘禮記明云繫長尺絢組旣以絢爲組自有  
雜采何得言皆元纁耶此疏引服虔云藻謂畫藻又鄭  
君注纁云用韋衣而畫之知董子言白藻者蓋謂以粉

白畫水藻之文耳毛詩采蘋箋藻之言藻也藻取其潔  
潔畫藻以藉玉貴潔誠之義也董子所云五絲四經三  
絲二絲者非謂織絲爲藻謂於韋畫水藻文旁以采絲  
匝之或五采四采或三采二采四采者惠氏以爲二王  
之後所用或然而其卽以絲爲繫組則誤組旣皆用紉  
不當有異也又說文玉部瑑玉飾如水藻之文段氏懋  
堂注以玉飾爲雕飾玉之文竊謂不然此瑑字卽聘禮  
記圭纁注所云纁今文作瑑者玉飾卽典瑞設其服飾  
注所云服玉之飾謂纁藉者瑑爲玉之藉卽爲玉之飾  
故許書以玉飾言之惟瑑爲玉之飾故字亦从玉惟瑑

禮堂經說

上

三

畫之如水藻之文故字或爲藻而豈雕飾玉之文者哉  
且說文瑑下引虞書瑑火粉米今案尙書大傳云瑑純  
白見隋書禮儀志七御覽及禮書引並作瑑火赤文有誤也彼五服作藻文色用純  
白尤足證董子言白藻是以白爲畫藻之色而非以白  
爲藻地矣元凱釋藻雖襲舊說以藻爲藻藉而背服注  
率爲刷巾之訓妄以率屬藻合爲一物舛謬殊甚正義  
知禮無以藻爲藻率之文仍附會杜注以難服說謂拭  
物之巾無名率者吾不知彼以藉玉之藻各率又見於  
何書也且云哀伯謂之昭數固應禮之大者不宜舉拭  
物之巾與纁藉爲類吾不知彼以率爲藻藉之繅積其

細大視刷巾又何如也玉藻說帶之制曰士練帶率下  
辟凡帶有率無箴功傳言帶言鞶厲終不一及之謂於  
藻而及其率乎按說文巾部帥佩巾也从巾自聲悅帥  
或从兌聲又部刷拭也从又持巾在尸下刀部刷从刀  
刷省聲禮有刷巾段氏注謂帥悅刷皆音同通用字  
率帥古今字之異周官樂師注云故書帥爲率聘禮記注云古文帥皆作率佩巾本  
字是帥古文假借作率左傳藻率之率是帥巾之假字  
後世以悅訓爲巾以帥別爲將帥而古文假率爲帥巾  
之字遂不可通無怪乎正義之疑服氏以率訓巾爲無  
據也且服注言禮有刷巾許書亦言禮有刷巾今攷儀

禮堂經說

上

三

禮鄉飲鄉射燕禮大射公食大夫有司徹等篇皆言挽

手注云古文挽作悅

今註疏本悅字誤說據宋本字作悅正之又按釋文云挽始銳反拭

也注悅同並無作說字可證

悅拭也悅手者於悅悅佩巾是古文悅

手字卽作悅挽乃今字耳悅之悅手於巾與刷之从手  
持巾意同許鄭說並符合說文人部佩下云佩必有巾  
故从巾巾謂之飾巾部飾下云飾刷也然則刷巾者本  
以拭物而因以爲佩飾內則曰左佩紛悅注紛悅拭物  
之中也釋名釋衣服云佩倍也言其非一物有倍貳也  
有珠有玉有容刀有悅巾有觸之屬也記言紛悅此但  
言悅巾者悅是巾之大名故傳亦舉率以該其餘耳刷

巾之可攷如此柰何以爲事無所出哉曲禮曰尊卑垂  
悅知上下皆有佩巾特其同異弗得而詳然據周官冢  
人言祭祀以疏布巾冢八尊以畫布巾冢六彝凡王巾  
皆黼推之則自天子至大夫士佩巾之華質異尙可知  
也據禮記言爲天子削瓜巾以絺爲諸侯削瓜巾以綌  
推之則自天子至大夫士佩巾之精粗異用可知也據  
燕禮大射儀冪用綌若錫注謂冬夏之異推之則自天  
子至大夫士佩巾之冬夏異宜可知也法言寡見篇云  
非徒爲之華藻也又從而繡其聲悅然則悅巾之美蓋  
有繡之爲飾者矣鞞鞞者按鞞與琫同詩瞻彼洛矣毛  
禮堂經說

上

三

傳鞞容刀鞞也琫上飾琕下飾者天子玉琫而  
琕琕諸侯瑩琫而瑩琕大夫鏐琫而鏐琕士瑒琫而瑒  
琕公劉傳云上曰琫下曰鞞釋名釋兵云刀其室曰削  
削削也其形削殺裹刀體也室口之飾曰琫琫捧也捧  
束口也下末之飾曰琕琕卑也在下之言也戴氏東原  
毛鄭詩攷正據釋名以正毛傳之誤謂傳琕字皆當作  
鞞刀下飾乃鞞也字又作琕此不然也說文革部鞞刀  
室也刀部削鞞也小尔疋廣器刀之削謂之室室謂之  
鞞廣雅釋器鞞斲刀削也並同鞞爲刀室說無可易內  
則左右佩用左佩刀右佩遺鄭訓刀爲小刀遺爲刀鞞

正義謂右佩刀大於左彼左右互文言刀者明有削言  
遺者明有刀知此傳亦舉鞞以見削舉琫以見刀也說  
文玉部琫佩刀上飾天子以玉諸侯以金琕佩刀下飾  
天子以珧舊誤作玉段注據珧字下天子玉琫而珧琕正之許書所據禮記之  
文珧字珧字璽字下引禮韻會所別皆作禮記曰戴氏以說文爲取毛傳語誤矣與毛傳大同  
是禮實作琫琕非有譌字段氏說文注云鞞之言鞞也  
刀室所以神護刀者漢人曰  
削俗作鞞琫之言奉也刀本日環人所捧握也其飾曰  
琫琕之言畢也刀室之末其飾曰琕琕古文作琕見玉  
篇汗簡古文四聲韻者曰琕見說文今脫宜補入段說是也 瞻彼洛矣傳琫上飾琕  
下飾上下合刀與室言之琫屬于刀是上飾也琕屬於  
鞞是下飾也鞞自是刀室不可以言飾故公劉傳但云

禮堂經說

上

三

下曰鞞上曰琫而不言飾蓋亦上指刀下指室琫必配  
以琕則舉琫可知琕必屬於鞞則舉鞞可該琕矣鞞  
云下者鞞指全削而言以琫飾在刀本日藏於削而本  
與室口合自室口以下皆包裹刀體通名曰鞞故云上  
曰琫下曰鞞也畢氏秋帆釋名疏證據詩釋文鞞字或  
作琕謂鞞琕實一字不知說文無琕字玉篇琕同琕夏  
書作蠙琕與琕同不與鞞通釋文鞞或作琕乃俗本譌  
字陳氏見桃毛詩稽古編已辨之何得據之以琕鞞爲  
一字耶竊意釋名室口之飾曰琫蓋緣刀本與室口合  
而琫自刀本聯於室口飾之故亦可舉室口而言其實

琫飾大半在刀本也下末之飾曰琕琕當爲琕字之誤  
琕卑也當作琕卑也以其處刀室之末至琕已畢故云  
在下之言也漢書王莽傳云瑒瑒瑒孟康曰佩刀之

飾上曰琕下曰琕說與毛許並同

天子玉琕而琕琕琕  
蜃甲也玉出於山琕

出於水取備物也諸侯盪琕而琕琕盪金之美者與玉  
同色琕玉之美者金爲上飾玉爲下飾降天子也大夫  
餘琕而鏤琕鏤白金之美者鏤黃金之美者銀以飾上  
金以飾下又降諸侯也段氏謂惟天子上美於下諸侯  
以降皆下美於上

讓於天子然矣

毛傳士瑒琕而瑒琕瑒字當从許

書作琕說文瑒屬禮記曰士瑒琕而琕琕蓋士卑不

嫌與天子同飾琕也元凱釋鞞鞞既誤以琕爲下飾

又誤以鞞爲佩刀削上飾其謬與解藻率同劉氏之規

上

三

禮堂經說  
不亦宜乎他若玉篇以鞞爲上飾鞞爲下飾皆沿杜解  
之失又以琕爲上飾廣韻遂承其誤均宜訂正焉



禮堂經說卷下

福州陳喬樞學

宦學事師解

曲禮曰宦學事師非禮不親鄭氏注云宦仕也學或爲御孔氏正義曰左氏宣二年傳靈輒宦三年矣服虔云宦學也是學職事爲官也陸氏音義云學或爲御鄭此注爲見他本也喬樞謹案說文敦覺悟也从敦口門尙矇也白聲學篆文敦省據此知敦卽古文學字學記論教學相長引兌命曰學學半廣雅釋詁云學教也敦語也釋名釋言語云御語也左氏春秋

禮堂經說

下

一

桓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穀梁作禦莊子漁父篇甚矣子之難語也釋文本亦作悟是學悟語御訓義並得展轉相通御字蓋語之假借也文王世子篇凡語於郊者鄭注以爲語於郊學攷古者語於郊學皆有行禮之事故下文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注以爲天子飲酒於虞庠則郊人亦得酌於上尊以相旅又文王世子言合語之禮小樂正詔之東序注云合語謂鄉射鄉飲酒大射燕射之屬也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又言始立學者釋菜乃退饋於東序一獻無介句語可也謂行一獻之禮有賓而無介也疏讀無介語連文釋爲無介無

語者非是是東序與虞庠之語皆有禮以文之故云非禮不親也文王世子曰凡語於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注云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升諸司馬曰進士謂此矣又曰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有一焉乃進其等以其序謂之郊人注云曲藝謂小技能也三說之中有一善則取之進於衆學者又以其藝爲次俟事官之缺者以待之是古者於語有選舉入官之典故語與宦連文學記曰大學始教宵雅肄三官其始也注云小雅之三謂鹿鳴四牡皇華也此皆君臣宴樂相勞苦之詩爲始學者禮堂經說

下

二

習之所以勸之以官且取上下相和樂又引記曰凡學官先事正義云謂學爲官則先教以居官之事此足證明宦語二者俱有事師之道矣

大夫士寢廟制攷

大夫士寢廟多少大小高卑之數與天子諸侯各有等殺而其門庭堂階房室之制位置一也適寢與廟同制但廟之後有寢以藏衣服祭器而已適寢之後則有燕寢次有適妻之寢寢旁又有側室也攷士冠禮賓立于外門之外注云外門大門聘禮賓皮弁迎大夫于外門之外疏云外門外者謂於主人大門外入大門東行卽至席門也則知大夫士寢席皆在大門內席又在寢東矣士冠禮筮于席門筮與席所卦者具饌于西塾註云門外西堂也摺者元端負東塾註云門內東堂是席門

禮堂經說

下

三

內外皆有東西兩塾也士喪禮陳一鼎于寢門外當東塾士虞禮羞燔俎在內西塾上南順是寢門內外亦皆有東西兩塾也士虞禮又云匕俎在西塾之西註云塾有西者是室南嚮知門夾之室爲東西各一也聘禮云及席門大夫揖入註曰大夫揖入者省內事也旣而俟於宁也詩齊風俟我於宁乎而毛傳以首章爲士親迎是大夫士皆得有宁矣門之左右棖外說者以爲有壁今案左右棖外卽爲門夾堂堂安得有東西餘地以爲壁士喪禮卜葬闔東扉主婦立于其內闔東扉者以別內外若使棖外有壁又何用闔東扉以別內外耶聘禮

歸養餼醢醢百甕夾碑十以爲列則大夫之庭固設碑矣士昏禮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註云入三揖者至內雷將曲揖既曲北面揖當碑揖則士之庭亦設碑矣若其堂屋深廣尙書大傳曰士廣三雉三分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鄭注曰廣榮間相去也雉長三丈內東西序之內也今案大傳言周人路寢東西九雉南北七雉以九與七差之則廣九丈者深爲七丈也惟大夫堂廣傳無明文然以子男五雉推之大夫之堂廣當亦不過三雉耳大傳又云有室無房堂注今士禮有房此云無房堂也鄭氏蓋疑於是因謂大夫士東房西

禮堂經說

下

四

室意以傳文當爲無右房堂者近儒又謂惟左房有北堂而右房無北堂然鄭氏東房西室之非陳氏禮書已辨之矣竊案大傳之語當有缺文無房堂者謂無東西房之堂此宜指燕寢而言非屬於士堂之文也東堂西堂北堂之制皆以行禮而設古人行禮非在於席卽在適寢寢亦可曰廟士虞禮之所謂廟門者寢門也鄭氏以爲鬼神所在則曰廟尊言之是矣今案大夫士制五架之屋正中曰棟次曰楹前曰殿廢之前爲檐其棟後亦如之序內廣六丈以九七差之堂深當四丈六尺六寸有奇南北七丈去其堂深其後尙有二丈三尺強之

地中央爲室室蓋三丈左右爲房房中半以北爲北堂  
東西序外爲東堂西堂堂各一階中堂則兩階階爲三  
等此惟廟與適寢爲然若燕寢則以退息而已非有行  
禮於斯也故其東房西房無爲北堂耳爾雅曰室有東  
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此雖指廟後之寢言之  
然鬼神之廟卽以象生人之寢廟後爲寢亦以象燕寢  
益足見大傳之有室無房堂者斷屬燕寢言之也廟寢  
無東西廂則燕寢必無東西廂可知矣由無東西廂推  
之則東西房之無北堂又斷可知矣且大夫士適寢與  
廟之有東西堂東西房北堂禮經固有可攷也特牲饋

禮堂經說

下

五

食云豆邊鉶在東房少牢饋食云主婦薦自東房聘禮  
云君使卿皮弁還玉于館賓受圭退負右房而立大射  
儀及鄉飲酒記言左房者註以左房卽東房則右房卽  
西房也言右者以有左言東者以有西此可爲大夫士  
有東房西房之明證矣特牲饋食記曰宗婦北堂東面  
北上有司徹曰酌致爵于主婦主婦北堂註云北堂中  
房而北疏以房無北壁故得北堂之名今案士冠禮陳  
服于房中西牖下東領北上側尊甌醴在服北有篚又  
云贊者洗于房中註據昏禮記洗在北堂解之然則服  
陳於房中洗設於北堂尊在服北篚在洗東足見房無

北壁而房中半以北卽爲北堂矣若燕寢之房旣無北堂則有北壁可知有北壁則與室相似故說文解房云室在旁也但所異者室之北墉無牖而房之北壁爲戶牖耳詩豳風曰塞向墜戶毛傳云向北出牖也室無北牖其北出牖之在於房也亦明矣室之北墉外餘地連於東西北階上以達東西房之北堂不得謂大夫士爲東房西室亦不得謂東房有堂而西房無堂也正堂之東西序當至楹而止序端折爲南墉指於東西其前曰東序之東西序之西鄉射禮主人之弓矢在東序東近儒焦氏以爲東堂之南墉外是也聘禮公側襲鄭氏云

禮堂經說

下

六

凡襲于隱者公序拈之間可知也然則序必至楹而止序拈之間乃有餘地雖大夫士之堂序有以知其皆然矣序外東堂西堂亦曰東夾西夾其稱夾者以夾於正堂故謂之東西夾耳舊說皆以夾爲南向焦氏羣經宮室圖辨正之謂東堂東向西堂西向其說最允旣夕禮記云設楹于東堂下南順齊于拈拈在堂隅若夾南向則必東順而後可齊於拈南順之文將何以解之聘禮歸饗餼西夾六豆陳于西墉下饌于東方亦如之西墉卽堂之西序而西堂之後牆也變序言墉者堂上之東西牆以序別內外故謂之序若陳于西夾亦云西序下

則疑與正堂西序下之稱相混此猶特牲饋食饋饗在  
西壁士虞禮饋饗在東壁壁卽爲牆以其在東西堂下  
而別之曰壁亦疑與喪禮言爲塋于西牆下在于中庭  
之西者相混也夾又稱廂者鄭氏以爲相翔待事之處  
案特牲饋食云几席兩敦在西堂又盛兩敦陳于西堂  
几席以俟設故在西堂前云宗婦眠饋饗于西堂下兩  
敦盛黍稷以待主婦之設故亦俟於西堂記又曰長兄  
弟之薦自東房其餘在東堂在東堂者俟長兄弟既薦  
亦自東房而薦也是東堂西堂爲待事之處矣若燕寢  
無東西廂其地蓋以爲內漢書鼂錯傳云家有一堂二

禮堂經說

下

七

內內與堂連言意卽東西堂之地論衡別通曰富人之  
宅以一丈之地爲內內中所有柙匱所贏縑布絲帛也  
貧人之宅亦以一丈之地爲內內中空虛徒四壁立則  
內之四面皆有壁矣古者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士  
昏禮期初昏陳三鼎于寢門之外註云寢堦之室也厥  
明俟見註云待見舅姑寢門之外是見於舅之適寢也  
曰席于阼席于房外曰自門入曰席于戶牖間記又曰  
婦洗在北堂其制與廟同也寢廟堂屋皆有四榮說文  
曰榮屋栢之兩頭起者士冠禮設洗直東榮士喪禮言  
奠徹者設于序西南直西榮此屋前之東西榮也士喪

禮又云復者降自後西榮此屋後之東西榮也鄭氏謂大夫士東西言榮天子諸侯言霤今案喪大記明言君大夫士復者皆升自東榮降自西北榮則天子諸侯之皆言榮也明甚諸侯遷廟禮云設洗當東榮尤足爲天子諸侯有榮之確証士喪禮爲銘置于宇西階上註宇栝也近儒沈氏儀禮小疏云宇西階謂西面階也不直置近序西階上者祝受管人汲水管人受祝潘等事皆在西階上也詩八月在宇韓詩解宇爲屋霤說文曰齊謂之檐楚謂之栝然則宇也霤也檐也栝也異名同實霤亦爲溜左氏傳曰三進及溜是霤卽屋栝之溜水處

禮堂經說

下

八

耳四霤者正堂前檐爲南霤東西堂之檐爲東西霤北堂之檐爲北霤大夫士既有東西堂安見其無東西霤耶况霤卽屋栝榮卽屋栝之兩頭起者若非四霤則屋栝兩頭何能竦起而爲榮乎鄭氏之解誤矣寢廟之中又有闈門考工記闈門注云廟中之門曰闈保氏王闈注云宮中之巷門士冠禮冠者降自西階適東壁北面見于母註云適東壁者出闈門也時母在闈門之外婦人入廟由闈門說者以闈門在廟中之東北近儒因謂廟中之巷者在廟東今案其說非也寢有異宮則兩宮之間有巷焉廟在寢東則廟寢之間有巷焉大夫三廟



適士二廟廟皆以次而東則兩廟之間又有巷焉若謂皆在廟東將寢廟之間無有巷乎况鄭明言出闈門是解適東壁者爲出闈門而適寢東壁豈謂廟中者哉士冠禮又云入見姑姊如見母則前之見母非見於寢而何哉寢廟之間有巷巷之闈門在寢當近東堂下之壁在廟當近西堂下之壁觀雜記云夫人奔喪入自闈門升自側階奔喪禮云婦人升自東階側階亦曰東階是爲東堂之階也入闈門而升自側階知闈爲近於東堂下之壁矣壁外卽巷東卽廟之西壁亦爲闈門婦人入廟亦當入闈門升自西堂側階而謂使其迂道環廟後

禮堂經說

下

九

而入廟東之闈門必不然矣且如庶士一廟則廟東無術亦使舍其由寢入廟之闈門而廟東特設一巷以爲婦人入廟之路耶又案喪大記云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內子未命則死於下室遷尸於寢士之妻皆死於寢士喪禮云死于適室又云朔月若薦新則不饋于下室然則適室者大夫士之正寢也下室者大夫士之燕寢也適妻之寢蓋如燕寢內則云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側室蓋又在於寢旁也鄭氏謂大夫士見子就側室說者因疑側室與寢同制竊案君世子見於路寢大夫士適子亦當見於正寢若以爲避君則妻抱子出自房與

世婦抱子升自西階之禮已異不當并見子適寢而亦避君也且子見父之禮雖庶人無以異也而大夫士獨異乎况夫齊則不入側室之門謂名子盛禮反在側室耶然則夫入門者入適寢之門也妻抱子出自房者出自適寢之房也又云妻遂適寢者適燕寢也庶子見於內寢鄭以爲適妻寢竊案內寢當爲燕寢庶子見於內寢者與君之適子庶子見於外寢亦同君對夫人內寢而言故曰外寢大夫士對其適寢而言故曰內寢耳玉藻云將適公所宿齋戒居外寢是大夫士之適寢爲外寢也又云揖私朝輝如也鄭注私朝自大夫家之朝也

禮堂經說

下

十

私朝亦或謂之內朝國語魯語曰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章注外朝君之公朝內朝家朝也然則大夫家朝其在寢門之外而大門之內也與

夾室攷

夾室之制本鄭氏說者謂東西夾室在房南東西堂在  
夾室南本僞孔傳說者謂房與夾室實同而異名以其  
夾中央之大室謂之夾室楊信齋儀禮圖又以夾室居  
房之東西郝仲輿則以夾室在庭之兩旁東西相向近  
儒焦氏羣經宮室圖云諸所說者於義不合東西堂有  
階階必當堂而設東堂面東西堂面西非面南也東西  
夾卽東西堂之室引內則注達夾室云謂之達者以外  
達於東西堂內達於房由房至中堂東夾室在東序之  
東又東爲東堂西夾室在西序之西又西爲西堂其夾

禮堂經說

下

十一

室亦如堂爲東西向也今按焦氏釋東西堂其說精矣  
而釋夾室則仍於義不合何者夾室自天子至大夫士  
皆有之禮記明堂位正義引尚書多士傳天子堂廣九  
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東房西房北堂各三雉陳氏禮  
書引尚書大傳士三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注雉長三  
丈內堂東西序之內也然則士之堂廣九丈序內六丈  
序外之廣東西各丈有五尺耳而又爲室爲堂是其深  
無數尺筵席之度短不過尋長不過常今一尋之短會  
不足以容之而得以鋪筵席乎攷工記匠人疏引尚書  
大傳周人路寢南北七雉東西九雉室居二雉然則堂

室深廣皆以九與七差之士堂廣九丈深宐七丈室取  
二丈序內堂廣六丈亦以九七差之深宐四丈六尺六  
寸有奇今東西序外以堂廣爲深以堂深爲廣而東西  
者然也若復爲室是其廣至三四丈而其深不數尺成  
何堂室之制耶焦氏欲調停其說以伏生所謂內者宐  
合夾室及中堂而言若然則夾室正當房南半偏堂上  
安得有房外地而士冠禮之庶子冠于房外士昏禮之  
姑卽席于房外將指爲何地乎卽使其室甚狹亦不過  
餘一房戶之廣安得復有房戶外之東房戶外之西者  
而士冠禮冠者出房南面注以爲立於房戶之西士昏

禮堂經說

下

十一

禮尊于房戶之東與有司徹有司以爵授婦贊者于房  
東注以爲房戶外之東又必無說以解之矣攷之禮經  
東西序外稱東夾西夾而已無室之名也聘禮宰夫設  
餗堂上之饌八西夾六西夾與堂上對文其爲西堂上  
也明甚下云君使卿歸饗餼西夾六豆設于西墉下北  
上六簋繼之四鉶繼之兩簋又繼之皆二以並南陳六  
壺西上二以並東陳饌于東方亦如之西北上壺東上  
西陳曰西夾者卽西堂也西墉下者卽西序外也東方  
亦指東堂言之不得從鄭氏以東方爲東夾室矣八豆  
八簋六鉶兩簋皆陳于堂上豈饌于東夾西夾爲在夾

室之中乎下歸上介饗餼西夾亦如之此爲士西夾倘如焦氏說夾室之促已甚東西陳設之物視堂上大都相仿又豈夾室之所能容乎且使東西堂果有夾室則儀禮載東西堂陳設并行禮時何得無一語及之公食大夫禮公揖退于箱覲禮記几俟于東箱聘禮記醴尊于東箱而東夾室無文也特牲饋食禮几席兩敦在西堂主婦視儷爨于西堂下而西夾室無文也又特牲饋食記賓與長兄弟之薦自東房其餘在東堂在東堂者亦由東堂至東房而薦無由夾室以達東房也左傳昭四年云置食於个而退注云个東西廂廂卽夾也凡食

禮堂經說

下

十三

必薦自房至房必由於个知自堂至房別無夾室矣內則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於房中五天子諸侯以房達爲等則達視房稍遠知左達右達卽爲東西堂而非夾室矣尚書顧命西夾南嚮數重筍席焦氏以西夾爲西夾室然東房西房皆不設席而謂獨設席於西夾室必不然矣倘有夾室則陳寶在東序西序東房西房何以獨無在東西夾室乎上言牖間南嚮東序西嚮西序東嚮皆於堂上設席則此蓋亦鋪席西堂非爲西夾室也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亦當爲西堂之階以西堂有敷席故又用一人立于側階與正堂之四人綦

弁執戈上亦夾兩階阼者同也且書大傳言三分堂廣以二爲內則其一之爲東西堂可知言東西房北堂各三雉則室廣之亦爲三雉可知而獨不言夾室是序外無夾室之明證矣公食大夫禮大夫立于東夾南西面北上宰東夾北西面南上注云取節於夾也其必取節於夾者以房居三雉其半當序內夾北其半當序外堂後是時大夫在堂下當東夾之南非明其爲東夾南則疑於直東序宰在房中當東夾之北非明其爲東夾北則疑於直室東隅何焦氏乃以爲當夾室南北耶宮室之制前堂後室室之兩旁爲左右房房中半以北爲北

禮堂經說

下

十四

堂其正堂之東西序外爲東西堂卽所謂東夾西夾者耳然則廟寢將無夾室乎曰有之小戴禮雜記云成廟則覺之門夾室皆用雞先門而後來室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大戴禮諸侯覺廟篇文與此同盧辯注云邾室門邾之室一曰東西廂也今案覺廟先中屋而後門而後來室則夾室爲門堂之室斷無可疑覺門夾室有司皆北面統於廟也若爲東西廂當覺庶之後卽覺夾室何爲先門乎且東西房與北堂皆不覺又何爲獨覺東西廂乎匠人云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以夏后之制推之周人門側之制亦當如此三之二三之一皆宜以脩

言之取數於正堂令堂如上制周人堂脩七雉室取二雉則脩五雉也門堂三之二是得三雉一丈之脩室三之一是得雉有二丈周人堂廣九雉序內堂廣六雉亦以三之二推之門堂當得四雉之廣合東西塾爲廣八雉其中一雉爲門廣門容大局七個得二丈一尺也路門不容乘車五個狹於三丈三尺也則鄭解匠人文謂兩室與門各居一分者非矣焦氏乃以門堂通謂門與塾室卽兩塾所謂門側之堂非塾之中另有室也然堂之與房與室其制各別室不可名爲堂猶房不可名爲室知僞孔傳以東西房言夾室爲誤而不知以門堂卽

禮堂經說

下

十五

室其爲誤等也攷士冠禮筮與席所卦者具饌于西塾注西塾門外西堂也擯者元端負東塾注東塾門內東堂負之北面士虞禮七俎在西塾之西注塾有西者是室南嚮然則門側當有四堂二在門外左右面南二在門內左右面北外塾之北內塾之南爲室東西各一南北皆有戶漏以通內外塾也知東西無爲兩室者案釁廟禮中屋封羊當屋之中而東西堂東西房與室與北堂斯統之矣則夾室中室割鷄亦當室之中而前後塾斯統之矣是無爲兩室也雜記又曰路寢成則考之而不覺釁屋者交神明之道也小雅楚茨曰祝祭於祊正

義引釋宮云閉謂之門孫炎曰祊謂廟門也今案禮器  
注釋祊云謂之祊者祭於廟門之旁因名焉引周禮曰  
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疏云引此者證廟門之旁有堂  
有室也郊特牲注云祊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釋又  
於其堂神位於西也則祊祭固在夾室矣周頌綵衣曰  
自堂徂基傳云基門塾之基蓋以釋在門不在廟故爲  
門塾之基而非廟堂之基也箋云釋禮使士升門堂視  
壺濯及豆籩之屬降往於基告濯具正義曰準特牲爲  
說以特牲雖士禮士卑不嫌得與君同然則門堂之禮  
既與廟堂同凡夾室之祊祭亦宜與室中之正祭相仿

禮堂經說

下

十六

鄭氏又以正祭祊在門內釋祭祊在門外今案禮器云  
設祭於堂爲祊於外祭統云詔祝於室而出於祊從堂  
室爲文明爲正祭之祊而已曰外曰出以夾室南嚮故  
祊必出於廟門外耳祊之爲祭鄭云以於釋祭名也是  
今日廟門正祭之祊假以明日釋祭祊名同稱之曰祊  
既爲假明日釋祭之名則其祭不當有異室張編脩儀  
禮圖從鄭氏左右塾各有兩室者殆非也門堂夾室正  
祭祊於是釋祭祊於是是有交神明之道故衅之也由  
祊祭推之士虞餞尸之禮當在寢門夾室行之記曰尊  
兩甌于廟門外之右虞祭尊于室中則知此亦尊于夾



室中也曰饌豆籩在西塾虞祭饌豆籩于西楹之東則  
又知此亦饌于夾室前堂也孔子曰祊之於東方失之  
矣祊本在門堂西室今乃於東方安知非以虞禮饌尸  
于西塾後人謂廟寢雖別吉凶每反而易祊於門堂東  
室耶廟寢夾室之制昭昭可考如此說經者乃舍此而  
因東西堂有東夾西夾之名遂謂夾室在焉今據大小  
戴禮文正之亦求合於禮經不失古人宮室之制而已

東堂西堂後辨

焦氏里堂羣經宮室圖攷定路寢之制東堂東向西堂  
西向東西序之端折爲南墉指於東西規制最合識解  
遠勝前儒而凌進士次仲固執舊說不以爲然嘗貽里  
堂書難之余恐世或以是書故而疑里堂之說也因爲  
之辨曰按旣夕禮記云設楹于東堂下南順齊于坫坫  
在堂角東西堂若南向則楹之設于東堂下者必東順  
而後可齊于坫南順之文將何以解之執此以斷東西  
堂之爲東西向已瞭如矣特牲饋食禮主婦視饎饗于  
西堂下注云西堂下堂之西下也近西壁南齊于坫惟

禮堂經說

下

六

西堂西向故西堂下得近西壁也特牲記曰饎饗在西  
壁注云西壁堂之西牆下假如西堂不面西而面南則  
西堂下之地在南西牆下之地在西視饎饗者當於西  
堂西不當云西堂下也兩地不屬主婦何得於此視饎  
饗乎次仲附會其說以爲西堂下卽西階西東堂下卽  
阼階東饎饗南齊于坫雖近西壁尙與西堂廉相直故  
亦云西堂下然余攷燕禮賓降立于西階西不聞以西  
堂下當之也大射儀樂人宿縣于阼階東又不聞以東  
堂下當之也況堂隅爲坫直坫下者爲坫南士冠禮云  
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匱執以待于西坫南大射儀云

大師及少師上工皆東坫之東南西面北上坐凡與坫直者與近坫者並繫於坫而言饌饌在西壁南齊於坫卽使西堂南向而主婦既饌饌者若其直西坫下可言于西坫南不可言于西堂下也若其近西牆下可言于西坫之西不可言于西堂下也蓋東西堂惟爲東向西向故以東堂西堂稱之亦如房中半以北之以北向而稱北堂耳又稱東夾西夾者以夾於正堂得名非別有東西夾室也公食大夫禮云大夫立于東夾南小臣東堂下南面西上注云東夾南東西節也取節于夾明東於堂是時大夫在堂下立而東於堂經不曰東堂下而

禮堂經說

下

十九

曰東夾南於小臣所立則曰東堂下益見東堂東向在東堂之南者爲東夾南必其在東堂之東者乃爲東堂下也倘東西堂皆南向是東夾南卽東堂下又何必分析言之耶次仲又以公食大夫禮立于序內西向注云不立阼階上示親饌如東序曲而指於東則序內竟在何地鄉射禮主人之弓矢在東序東東序東卽東堂也如東序曲而指於東當曰東序南不得曰東序東不知序惟爲正堂東西牆之稱所以序別內外者故以東序西序名之尙書多士傳言堂制三分廣以二爲內鄭注內堂東西序之內也可知立于序內自爲堂上東序之

內不以東序端之折而爲墉而疑其地也堂上東西牆謂之序猶東西堂下之牆謂之壁室中房中之牆謂之墉耳聘禮西夾之饌陳于西墉下足知東西堂之左右牆亦皆稱墉焉有如次仲所譏寢廟凡十序者哉且鄉射禮云主人之弓矢在東序東不云在東堂也東序東與東堂明係異地何得因大射儀君之弓矢適東堂而謂此鄉射之主人弓矢亦在東堂乎夫大射明君臣之分故君之弓矢適東堂而賓之弓矢止於西堂下臣降於君也鄉射講賓主之文故賓之弓倚於西序而主人之弓矢在東序東主下於賓也大夫之弓亦倚於西序

禮堂經說

下

二十

者大夫遵者也不宜與衆弓並倚於堂西故次賓耳又上文賓大大與衆弓皆言倚則主人之弓矢亦皆倚可知也然則東序之端必折爲南墉而指於東故主人之弓矢得倚於此此東序東非卽東堂乃東堂之南墉外也若東序南其地正當序端主人弓矢不倚於序端也豈得以東序南爲言哉抑余又攷之聘禮歸饗于賓堂上八豆設于戶西西陳皆二以竝東上韭菹其南醢醢屈西夾六豆設于西墉下北上韭菹其東醢醢屈是西夾之豆南陳北上與堂上之豆西陳東上者異也堂上八簋繼之黍其南稷錯六鉶繼之牛以西羊豕豕南牛

以東羊豕西夾六簋繼之黍其東稷錯四鉶繼之牛以  
南羊豕東豕豕以北牛是堂上與西夾設簋及鉶又互  
異也又堂上四簋繼之梁在北八壺設于西序北上二  
以竝南陳西夾兩簋繼之梁在西皆二以竝南陳六壺  
西上二以竝東陳是西夾兩簋南陳六壺西上與堂上  
之四簋西陳八壺北上皆各異也饌于東方亦如之西  
北上壺東上西陳若東西堂並南向則饌于西夾東夾  
固宜與堂上相仿安得互殊若此夫堂南向也堂上之  
豆西陳東上則西夾之變而南陳北上其爲面西異向  
昭然矣西夾西向也西夾之壺西上東陳則東夾之變  
禮堂經說

下

三

而東上西陳其爲面東異向又昭然矣聖人制禮精微  
至是一陳設之細猶能令百世下讀者恍然見古人宮  
室制度第弗深攷之亦無由而發其悟是又烏可囿於  
舊說以自蔽耶

東夾西夾後辨

夾室在門之兩旁正堂東西序外之東夾西夾卽所謂東堂西堂無爲室之制余旣詳辨之矣後見胡竹邨戶曹東夾西夾攷引江徵君慎修說以大戴禮諸侯饋席禮記雜記之言夾室者夾與室是二處室謂堂後之室也室是事神之處饋席不可遺先儒讀者誤連之此說非也饋席篇云雍人舉羊升屋自中屋南面封羊雜記文同是中屋者已統堂室及東西夾東西房北堂而饋之若果復饋堂後之室則先之封羊當中堂不當中屋也饋席篇又云門以雞有司當門北面雍人割雞屋禮堂經說

下

廿二

下當門夾室割雞于室中有司亦北面也雜記曰先門而後夾室明夾室是門塾之室故次門而饋之若以室爲堂後之室則雍人割雞當先饋室不當先門也雜記又曰門當門夾室中室明夾室卽門夾之室倘夾與室是二處何以但言中室不言中夾耶而反謂先儒誤連讀之不亦異乎胡君又援尙書顧命西夾南嚮斷夾爲面南今按顧命云牖間南嚮敷重篋席西序東嚮敷重底席東序西嚮敷重豐席西夾南嚮敷重筍席其所謂南嚮東嚮西嚮者皆就敷席言之曲禮曰席南向北向以西方爲上東向西向以南方爲上大射儀小臣設公

席于阼階上西鄉司宮設賓席于戶西南面南向猶云  
南面東向西向猶云東面西面顧命之文當以牖間東  
序西序西夾句斷而南嚮東嚮西嚮皆連下句讀之豈  
得獨以西夾南嚮爲句而謂其言夾之向哉東堂西堂  
之爲東向西向斷不可易也且東西堂亦稱東夾西夾  
者蓋自南北言之則東爲夾堂之左西爲夾堂之右故  
堂下之東當夾者曰東夾南其西曰西夾南房中之東  
當夾者曰東夾北其西曰西夾北而自東西言之則東  
爲東向之堂西爲西向之堂故東堂之庭曰東堂下西  
堂之庭曰西堂下爾雅釋宮云室有東西箱曰廟文選

禮堂經說

下

廿三

二十四李注引鍵爲舍人曰殿有東西小堂也公羊疏  
十六引李巡注同左傳置食于个而退注云个東西箱  
也內則之左達右達猶之个耳胡君謂夾也箱也个也  
達也異名而同實是矣然知夾與堂之不可分爲二而  
仍以夾之近北者爲室近南者爲堂則猶沿前人序外  
有夾室之誤解也至如序端之稱自以其地直東西序  
得名士冠禮主人元端爵韞立于阼階下直東序西面  
及迎賓入主人升立于序端西面立于序端者卽直東  
序也前者主人立于阼階下其地遠序而與東序相當  
故云直東序此時主人升立阼階上其地近與東序相

接故云立于序端賓西序東面亦立于序端也東西序雖折而爲南墉而序之南頭自必較南墉稍出而爲序端非平折而爲墉也胡君疑東西序折而爲南墉則不可以有序端之稱過矣且東西堂有南墉余以焦說爲然者蓋東西堂之有南墉北墉猶正堂之有東序西序士喪禮君視大斂升自阼階西鄉祝負墉南面今按此祝所負墉者卽東堂之南墉也注以房中東言之喪大記注云房戶東此中字疑戶字之誤非是喪大記大夫之喪君視大斂祝先入升堂君卽位于序端卿大夫卽位堂廉北面東上主人房外南面主婦戶西東面夫君卽位于序端祝立當

禮堂經說

下

廿四

亦近序端東堂之南墉卽接於序端者故祝負之南面云升堂者階上之地皆可以言堂若謂祝在房戶東南面是與主人位同有以知其不然也喪大記又云大夫士旣殯而君往焉祝先升自阼階負墉南面君卽位于阼使祝所負墉爲房之南墉則禮當言負東房公食大夫禮云贊者負東房南面告具于公又云贊者負東房告備于公是也今此不言負東房而但言負墉則負墉非卽負房而其爲東堂之南墉亦足以見矣士喪禮菹經要經饌于東方下文云主人襲經于序東據鄭氏云凡襲于隱者然則序東宜在東堂下稍前當南墉之東



此南墉接於東序端故自墉而東皆得謂之序東其云序西者亦然士喪禮徹饌設于序西南當西榮彼當西榮者甚遠於序而得稱序西南益見序西爲當西序南墉之西矣鄉射禮賓主人射皆由其階降主人堂東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賓于堂西亦如之皆由其階升射既射皆由其階降賓序西主人序東說決拾襲堂東堂西之地與序東序西尤近其當南墉東西者爲序東序西其當坵東坵西者爲東坵之東大射儀云大師及少師上工皆東坵之東南面西北上坐西坵之西其當墉與坵之間者爲堂東堂西前賓大夫之弓矢倚于西序主人之弓矢倚于東序東

禮堂經說

下

廿五

皆在堂上今賓主人降堂東堂西袒決遂而遂云執弓挾矢蓋弟子取弓矢降以授之其釋弓也亦弟子受之大夫亦如之大射儀云賓之矢則以授矢人于西堂下矢既以授矢人則賓之取弓及釋弓皆有司授之受之可知也大射納射器者爲有司故授與受亦有司鄉射納射器者爲弟子故授與受亦弟子賓與主人其袒決遂也言堂東堂西其說決襲也言序東序西是見兩地之相近若如舊說以序東序西爲堂下南之東西則是序東與東夾南爲一地不知堂下南之東取節于序者爲直東序又東取節於夾者爲東夾南又東取節於坵

者爲東坵南而序東之稱則以當序端南墉之東而名之豈謂堂下南之東哉若夫燕寢無東西堂其地卽以爲內內蓋四面有壁與東西堂異其制若今人之屋爲兩房以夾堂前後有戶與堂後東西房大都相仿故漢書鼂錯傳家有一堂二內張晏以二房釋之特古人以在室兩旁者謂之房在堂兩旁者謂之內名各不同耳前則一堂二內後則一室二房燕寢所以異於適寢者如此廟後之寢無東西箱有室同於燕寢之一堂二內堂後亦一室二房也若無室曰榭則但有堂而已堂之後無房室堂之旁更無二內公羊疏引李巡爾雅注無禮堂經說

室曰榭者但有大殿無室內名曰榭是也

兩楹攷

堂之兩楹李如圭儀禮釋宮云兩楹之設蓋在前楹下近儒焦氏羣經宮室圖駁之謂兩楹無高繫於楹之理楹在楹南棟在楹北楹在棟與楹之間今按聘禮賓升西楹西東面注云與主君相鄉下文曰公當楹再拜則是時公升立當楹也若楹在楹後是賓進於君矣觀於至階三讓公升二等而後賓升豈有所立反進於君者哉焦氏以楹在棟楹間者據受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間註解中堂爲南北之中故謂楹亦在中堂耳不知鄭解之非李如圭儀禮集釋已辨正之中堂者東西之中也

禮堂經說

下

七

是謂兩楹間凡敵者受玉於兩楹間聘賓於主君非敵故進東近主君受玉於東堂與東楹二者之間也經文明言中堂與東楹之間是必執兩地相較而後可以言間如所謂兩楹間兩階間以及牖戶之間皆是也若以中堂爲南北之中則經所云與東楹之間將以何地與之相較而見爲東楹之間耶而據此斷楹在中堂誤矣又按聘禮賓面卿大夫大夫當楹再拜受幣於楹間賓當楹拜送幣則楹在楹下斷無可易鄉射禮曰序則鈞楹內堂則由楹外當左物北面揖記曰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楹大射儀曰梓人畫物於兩楹之間大射之儀

行於堂者惟兩楹當楹故梓人畫物於兩楹之間亦得當楹而射者但由楹外至於物所此亦足爲楹在楹下明證矣且焦氏信聘禮注中堂爲南北之中而謂楹在中堂凡賓之當楹爲入堂深者殆以士昏禮賓當阿注解阿爲棟謂入堂深也不知今文阿爲廡則阿非棟矣凡賓皆當楹此當阿者示賓主不敢相敵謙下之意也此賓者使者耳當楹且不敢況入堂深而當棟乎鄭氏以爲入堂深示親親更屬害理納采但使使者固非堦之自來而示親親於使者何說耶下文堦親迎揖讓升北面奠鴈並無入堂深之文何反於授女時又不示以

禮堂經說

下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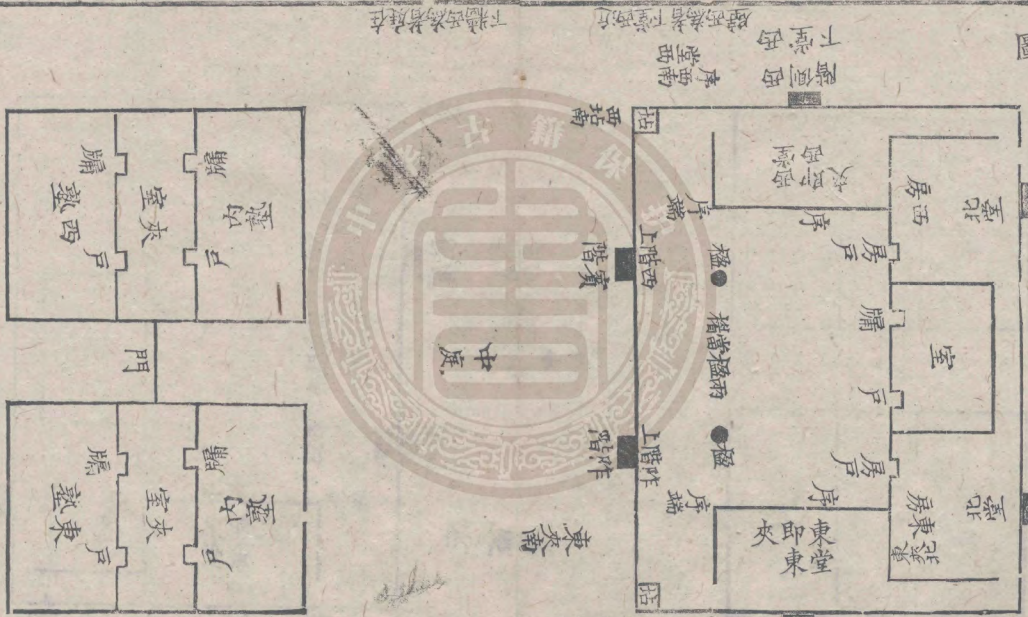
親親耶况禮以進爲文使者旣已當棟致命而復退授於楹間有是禮哉至焦氏謂兩楹無高繫於楹之理此尤不然楹之上端必有橫梁交架鄭氏解楹爲梁是已若在棟與楹之間吾不知其兩楹上端將何所連屬而能孤立勝上重任也位置兩楹之地自當以李說爲

正

仙洲圖

北門

北門



下樓出為庭序

西堂  
序

西階

西階

西階

西階

西階

東堂

東堂

東堂

東堂

東門

東門

儀禮喪服傳齊衰大功緦麻小功冠說

儀禮喪服齊衰期傳曰問者曰何冠也曰齊衰大功冠其受也緦麻小功冠其衰也賈疏以爲齊衰大功有受服其初喪冠與旣葬受衰升數同故云冠其受也緦麻小功無受服其冠皆與衰升數同故云冠其衰也義甚明晰郝氏敬不察翔緦麻以小功冠爲衰之說盛氏世佐因之遂指此傳句讀舊誤改讀齊衰大功冠句其受也緦麻小功冠句其衰也謂緦麻小功二者之冠皆與緦麻之衰同小功以緦麻衰爲冠緦麻以小功冠爲衰又以爲冠故并舉之其說殊謬喬樞謹案疏釋此傳蓋

禮堂經說

下

三

推喪服記及禮記問傳雜記文爲說喪服記云齊衰四升其冠七升以其冠爲受受冠八升大功八升若九升小功十升若十一升記於大功不言冠與受者大功三月受以小功衰則亦以其冠爲受可知也於小功不言冠者大功以上有受者以其冠爲受小功以下無受者則冠與衰同可知也不言緦麻者小功冠衰同則緦麻冠衰亦同可知也問傳云爲母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案降服齊衰期與正服齊衰三年同由降服齊衰四升冠七升推之知正服齊衰期五升受以成布八升冠九升義服齊衰期六升受以成布九升冠十升

也間傳又云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總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總案七升者降服大功之衰十二升者義服小功之衰由義服齊衰六升冠九升推之知降服大功七升冠十升以其冠爲受受冠十一升也又知正服大功八升冠亦十升同於降服大功者案五服衰冠以十二升爲斷衰有受者受冠必加於衰一等使正服大功冠十一升受冠必十二升則義服大功之受將無以冠矣故大功七升八升其冠皆十升猶之斬衰三升三升有半其冠皆六升而以十一升者爲義服大功之冠且以爲受受冠十

二升也知總麻小功冠皆與衰同者案雜記云總冠澡纓謂之總冠者明以總布爲冠如喪服四制云期而練又云期十三月而練冠彼亦明以練布爲冠故謂之練冠是總麻之冠衰同也小功之冠亦如其衰者五服衰冠旣以十二升爲斷使小功以下冠布必與衰異則以大功爲差當用十三升十四升之布嫌於近吉故冠皆同其衰降服小功衰十升冠亦十升正服小功衰十一升冠亦十一升義服小功衰十二升冠亦十二升降服殤小功之衰冠與降服小功同十升義服殤小功之衰冠又與義服小功同十二升也且總麻之外尙有錫衰

疑衰總麻不以錫疑二衰爲冠而謂小功以總麻衰爲冠有是理耶盛氏又謂立言之法若以服之輕重爲序總麻不得言於小功之上總麻言於小功之上者明小功之冠亦同於總麻也拘文牽義其說尤固今考禮記喪服小記云降而在總小功者則稅之又云總小功虞卒哭則免服問云如免則經其總小功之經帶其故葛帶三年問云故三年以爲隆總小功以爲殺期九月以爲閒皆總言於小功之上必謂此傳變文以立義則於此數者將何說以解之又閒傳云小功總麻議而不及樂與喪服四制云總小功之喪議而不及樂其義一也

禮堂經說

下

三

亦將以喪服四制爲變文以立義乎且傳上言其受兼指齊衰大功之受則下言其衰自兼指總麻小功之衰其衰二字不可以偏屬總麻而言猶其受二字之不可以偏屬齊衰而言也若盛氏以其衰爲單指總麻之衰則與上其受句文義不符何不思之甚耶說者或據官氏獻瑤語謂冠尊宜加飾升數恆多於衰而受服以冠之升數爲準非冠因受服之升數爲準也蓋有齊衰冠而無受者矣其於此傳若有疑詞然此乃官氏見喪服記有以冠爲受之文故爲此說要之記言以其冠爲受與傳言冠其受互文見義不當以辭害意也斬衰傳



曰直經大搗去五分一以爲帶齊衰之經斬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大功之經齊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謂齊衰大功其經分數之大小視斬衰齊衰之帶也此傳言冠其受也者猶言冠視其受也云爾言冠其衰也者猶言冠視其衰也云爾下言帶緣各視其冠此不言視者文省耳齊衰大功中無受者齊衰三月及殤大功九月七月是也傳言齊衰大功冠其受也包齊衰大功無受者在內明齊衰三月雖無受布而正服義服之冠皆視義服齊衰之受同爲九升殤大功九月七月雖無受布而其冠皆視降服正服大功之受同爲十升

禮堂經說

下

三

也官氏第謂冠其受對冠其衰立文明喪服輕重因冠衰之布同異而分耳初何嘗疑此傳句讀之有誤乎且其釋總麻小功冠其衰也固謂小功服輕故無受然冠如其衰依舊有十升十一升十二升之差惟總麻最輕不復爲差是亦不取郝氏總麻以小功冠爲衰之說盛氏顧沿郝說而張之何耶說者又曰自小功以上冠之升數未有多於衰者若謂小功冠如其衰是降服小功之冠同於降服大功之冠十升矣其可乎縱謂此不嫌也喪服齊衰三年齊衰期不杖期齊衰三月與殤大功九月七月大功九月皆同牡麻經是衰異而經不嫌

從同也喪服小記齊衰三月與大功同者繩屨是衰異而屨不嫌從同也喪服小功布衰裳澡麻帶經五月者注引喪服小記曰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絕本誥而反以報之疏云此別言帶者下殤小功本是齊衰期之喪爲下殤而降故帶特異欲見其重故也夫喪服斬衰絞帶齊衰布帶大功以上帶不絕本小功以下斷本此下殤小功之服次於大功而帶顧用澡麻不絕本反誥而合絞之又何嫌於小功之冠不可以同大功之冠耶且大功之衰七升八升九升與小功之衰十升十一升十二升固已不同小功之澡麻帶經與大功之牡麻經布帶

禮堂經說



又自有辨冠同亦何嫌焉倘執小功以上冠升數恆多於衰之例必謂小功以總麻衰爲冠是以降正義小功衰雖三等而其冠皆一如總麻也既謂小功之冠不可同於大功何又謂小功三等之冠皆可同於總麻豈非其說之自相矛盾乎彼蓋惑於姜氏兆錫之解總麻十五升抽其半爲十四升有半故深信小功以總麻衰爲冠之說謂冠升之數多於衰升不知十五升去其半成布爲七升有半說詳細麻餘其升數又豈多於十升若十一升者哉先王制禮於喪服輕重同異之間皆有深意如斬衰章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繩屨布帶者齊

衰之帶繩屨者大功之屨均斬衰也而帶屨特異齊衰  
章杖期疏屨不杖期麻屨均齊衰也而疏屨麻屨各異  
此同中有異者而喪服之輕重見矣小功衰十升十一  
升十二升冠亦十升十一升十二升而殤小功小功降  
服之冠不嫌同大功降服正服之冠小功正服之冠不  
嫌同大功義服之冠此異中有同者而喪服之輕重亦  
見矣有從輕而重有從重而輕衰有之冠亦有之經帶  
屨亦或有之也余友王君懷佩著儀禮喪服廣義拈此  
條爲商因述鄙說如此以質之

禮堂經說

三

總麻十五升抽其半說

儀禮喪服總麻三月者傳曰總者十五升抽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總鄭注謂之總者治其縷細如絲也賈疏八十縷曰升十五升千二百縷抽其半六百縷縷麤細如朝服數則半之可謂總而疏服最輕故也姜氏兆錫曰十五升抽其半謂十四升有半而縷計一千一百有六十也疏家乃謂十五升中去其七升有半而六百縷是亂經文也總麻以例降殺應爲降服十三升正服十四升義服十五升之差十五升朝服之制不可用故去其半升而用之無三等之差者禮從略而質也盛

禮堂經說

下

三

氏世佐以姜說爲足正向來之誤喬樞謹案姜說非也攷周官司服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總衰爲大夫士疑衰鄭司農云錫麻之滑易者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布無事其縷總亦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疑衰十四升衰先鄭解總衰錫衰卽據此傳及下記文其云疑衰十四升者以吉服十五升此少一升疑於吉也夫十四升之布尙以其疑於吉而謂之疑衰而此五服中之總麻反用十四升半之布不愈疑於吉乎尙以十五升朝服之制不可用則總麻服輕已不復爲差何不由小功衰遞殺之用十三升之布而顧就吉服少

減之用十四升半之布乎古人制禮豈輕重之間失宜如是且記於斬衰言三升有半於總衰言四升有半使總果第減吉服之半升傳胡不言十四升有半即是總麻之成布爲七升有半也明矣然則傳胡亦不言七升有半也曰十五升抽其半不得直言七升有半何者此總之縷十五升之縷也十五升之縷爲朝服十五升之縷抽其半爲總麻如直言七升有半則疑於總麻第爲七升半之縷而不爲十五升之縷矣曰十五升抽其半變文以明之也總麻之縷如總卽以總爲衰名猶總衰之縷如總卽以總爲衰名欲人知其縷之麤細也姜氏

禮堂經說

下

三七

又謂五服縷質之麤細與其升數之多寡相權不得謂縷細而升可疏此又不然喪服總衰傳曰總衰者何以小功之縷也鄭注治其縷如小功而成布四升半凡布細而疏者謂之縷今南陽有鄧總夫總衰四升有半而治其縷可細如小功則總麻成布七升有半何不可治其縷細如朝服乎禮記雜記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總加灰錫也總錫以朝服相比而言尤可見其治布縷之麤細一如朝服此經傳及禮記閒傳不言朝服者布縷唯朝服十五升言十五升則朝服可見故文省也必十五升去其半者沈氏彤云總之精麤旣如朝服使升數

亦如之則雖無事其布終不足稱其哀何以爲喪服必去朝服之半者筵門有定數雙經則全單經則半不用雙經卽用單經更無他法故必去其半也案朱子云十五升抽其半者是一筵只用一經如今廣中疏布又如單經黃草布皆只一經也沈說本此總之成布七升有半升數少於小功而服次小功之下者敖氏繼公云總麻比於他服之布爲稍疏比於他布之縷爲最細細者所以見其爲輕喪疏者所以明其非吉服凡五服之布皆以縷之麤細爲序其麤者則重細者則輕故升數雖多而縷麤者猶居於前如大功在總衰之上是也升數雖少而縷細者猶居於後如總麻在小功之下是也其說誠善案賈疏云喪服以精麤爲序總衰四升半在大功之下小功之上鄭注謂欲審著縷之精麤若然喪服章次雖以升數多少爲前後要取縷之精麤爲次第也敖說申明疏義深得禮意若姜氏之說吾無取焉

祿緣今古文音釋

儀禮士喪禮祿衣鄭注云黑衣裳赤緣之謂之祿祿之言緣也所以表袍者也古文祿爲緣儀徵阮相國曰禮記喪大記祿衣鄭注云字或作稅卽雜記之稅衣祿衣字當从彖彖二字分別在多寡一畫之間彖音近緣凡緣篆瑑等字皆从之有緣飾隆起之意彖近蠡凡蠡喙祿等字皆从之有剗刻分解之意詩大雅綿行道兌矣昆夷駝矣維其喙矣以兌駝與喙相韻可證也

詳見釋經

室初集

喬樞謹案說文互部互豕之頭象其銳而上見也

凡互之屬皆从互讀若罽网部罽魚网也从网𠂔聲𠂔

禮堂經說

下

三

籀文銳金部銳芒也从金兌聲𠂔籀文銳从厂剗艸部𠂔艸之小者从艸𠂔聲𠂔籀文銳字讀若芮據此互字象豕頭之銳而上見又讀與銳同是二者音義並得相通則象从互讀聲亦得與兌近足爲彖兌通假之明證祿衣古文亦作緣者緣純古通說文以之互訓周禮媒氏入幣純帛無過五兩注云純實緇字也古緇以才爲聲毛詩行露傳曰昏禮紵帛不過五兩可與鄭說相證孔子繫易以材訓彖是其音訓相通之據釋名釋衣服云祿衣祿然黑色也祿衣色黑得稱紵衣紵純字通純緣義同古人音訓相同字多展轉通借此祿衣者黑衣

裳赤緣之故古文亦假緣字為祿也又案說文彖从互从豕省與从互从豕之彖意皆大同彖讀若弛則彖字古音當亦讀與彖同何以驗之士昏禮主人纁裳緇袍注云袍謂緣深衣純袂緣純邊注云緣緇也孔氏正義云鄭解經緣字讀為緇既夕禮明衣線緝緇注言在下曰緇此緇則深衣之下緣也玉篇袍緣也集韻袍裳下緣也或作緇據此以袍訓緣讀緣為緇緇袍字並通是緣字古音近袍矣漢書五行志魯宣公十五年螽生劉歆以為螽蠹之屬有翼者食穀為災黑膏也蠹蠹即螳亦讀蠹若螳也又釋名釋衣服曰襖緣也本作撰也畢秋

禮堂經說

卷下

四

帆疏證曰廣韻云襖緣也義正符今據改之

以青絳為之緣也以緣訓襖則

讀音近襖為緣之聲轉蓋音讀隨時變轉緣音本近袍

又轉入襖猶施字本讀若弛又轉入延

毛詩旱麓施於條枚韓詩外傳

作延於條枚呂覽知分篇同

鮮字本讀近斯又轉入獻

毛詩有苑斯首箋云今俗

語斯合之字作鮮齊魯之間聲近斯月合鮮羔呂氏春秋作獻羔

也說文璣劔鼻也从

玉兔聲漢書王莽傳欲獻其琢耳服虔曰琢音衛蘇林

曰琢劔鼻也字本作璣从玉兔聲後傳寫者訛也說文

琢圭璧上起兆琢也从玉篆省聲琢字得借為劔鼻之

璣知彖聲亦讀近璣也服以琢字音衛衛亦與互音近

說文璣从彖衛聲讀若屬與互字讀若屬者聲同尤足



爲豕彖音近之左驗也

禮堂經說

四



